

籌濟編



任賢能

常熟楊景仁靜閑軒



有治法尤貴有治人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凡列之朝廷與夫布之州黨鄉遂者靡不擇人而任焉况救荒之事關繫民瘼者乎惟賢則有勤恤之念而豈弟於以有孚惟能則有幹濟之才而措置於以悉當賢能者荒政之要領也苟非其人則仁政皆弊政矣為任賢能條第二十五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一

漢董仲舒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實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漢書

孝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漢書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實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尹漢書

明帝永嘉三年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後漢書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靜之吏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而吏不加理後漢書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一一

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後漢書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饑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蒞職闡治務以吏民著績竊見錢塘令劉道眞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初被水災之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版築塘旣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宋書

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按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惰者所在卽便列奏其

違方矯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齊書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溫良恭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彝準。北史

北周蘇綽授度支尚書。奏曰。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北史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潔己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唐書

盧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曰：子產賢者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牧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使未遷者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何暇宣風恤人哉？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治有尤異，加賜車裘祿秩。公卿缺則擢之，以勵能者。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唐書

陳子昂擢正字，垂拱初，武后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四

然待之。今使未出，人已指笑，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矣。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宜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晷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使人得妻

子相見父子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

唐書

張九齡爲左拾遺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願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願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刺史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又古之選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五

士惟取稱職今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官曹無得賢之實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矣。

唐書

宋仁宗英宗一遇災變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其慮民也旣周其施民也益厚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富弼之移青州知鄆州劉夔知越州趙抃救荒之法具焉紹興六年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騰漢州守

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楸亦出粟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隴梅楸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宋史

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

流移。宋史

韓壽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壽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

復故官。大中大夫。吏事絕人。澶州民懷思之。宋史

壽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六

范仲淹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綱鑑

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饑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

能顯著者。以聞。宋史

孝宗乾道七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轉運司。糴

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

宰執曰。轉運司止令檢放。恐他日賑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

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

也。宋史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康濟錄

蔡崇禮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悅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

宋史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仍知臨安府事與權涕泣奉詔急榜諭曰各全性命仁沐聖恩都人遂相戒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流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七

移至者亦有以濟之

宋史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有圩岸壩堰坍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儻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

康濟錄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卽位以來恒以拯災恤民爲務而恩澤猶未

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爲事簡汰冗員擢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康濟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

宗嘉納之康濟錄

張光大云擇人委任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為當慎若一概委用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搢紳素行忠厚廉介之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八

士不拘富豪但為眾所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也康濟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秋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賑濟於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陽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通鑑綱目三編

孝宗宏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

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康濟錄

林希元疏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況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康濟錄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九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廠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實心任事。廠內利弊，陳請卽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廠饑民得所。旌以彩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帶，或爲骨肉贖罪。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司廠者同賞格。景仁按贖罪句下原文尙有或欲子弟采芹惟其所欲十字竊謂辦荒實有勞績與出資救饑者優予以幣額章服之褒皆所應爾其贖罪一事核其情可矜疑如書所云非終乃惟肯者猶可破格聽贖至爲子弟采芹則烝髦之典借以鬻恩庠序雜而益濫不可施行成化二年令南畿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姚文敏夔奏罷之固當且未俗之營求無厭當官之鼓勵有友安可任其所欲乎是以刪此二語。旣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拾遺法得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卽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

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卽時馳奏以故羣吏實心任事饑民多

所全活康濟錄景仁按拾遺法預令饑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

於地卽與典革處分然必擇其僉同者而後察之竊謂近世人心

澆薄此法易滋橫議告許之風卽衆論僉同難保無糾集黨同之

弊行之極須斟酌姑存以備一法

國朝陸氏曾禹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況

歉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

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

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庶民對使爲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

之在君相當郡縣是求在郡縣宜鄉耆是選遞相慎擇必得其人

任之以事自無不濟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

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

失自然盡善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斡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

孰與活垂斃而生餓殍禮記云報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

城鄉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一併表揚以彰有德康濟

景仁謹按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未有不得人而能致治者。矧荒政端緒至繁。關繫甚鉅。林僉事首言得人難。豈虛語哉。苟得其人。雖前代已壞之法。斟酌出之。而民亦可被其澤。不得其人。雖昔人至善之法。拘泥行之。而民亦且罹其殃。天下無不敝之法。獨賴有不敝之人耳。周官太宰八統。馭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鄭注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鄉大夫疏。則謂賢者德大。能者德小。其說近之。賢者豈盡無能。而學問深謹。則才華不須表暴。經緯自克咸宜。能者豈盡不賢。而幹畧優長。雖詣力未底粹精。盤錯具有可試。然則賢與能交相

須也。當夫災祲既形。窮黎待命者千萬計。非有濟時之志。通經之學。燭奸之識。應變之才。不足以拯生靈於溝壑。而康保之。乃賢能之人。其品量又各有等差矣。果能知人善任。用其全可也。用其偏亦可也。任以總可也。任以分亦可也。災荒之際。自勘災釐戶。以至散賑安流。諸大政。或次第施行。或同時並舉。所藉於羣策羣力者。不可勝數。安能盡得全才而任之。此在首擇一用人之人爲要矣。用人之人得其人。則所用之人皆得其人。類相致也。隨材器使。位置悉當。善於駕馭。舍短取長。所謂用智去詐。用勇去暴。用仁去貪。不遺葑菲之采。何

難廣收指臂之助乎。惟督撫膺節鉞。率百僚。統乎一省之吏治。藩臬各道。旬宣廉察。責重監司。固皆能用人之人也。在一郡一州一縣。則太守牧令。卽能用人之人也。院司宜太守牧令是求。而佐貳之奉委者。並精其選。收令宜搢紳耆碩。是訪而吏胥之受役者。亦簡其良。自上下下。大法小廉。百執事之人。無一僉壬。廁其間。雖才力有優絀。閱歷有淺深。而形端表正。惟旣厥心。惟慎厥事。總可除弊竇。而普恩施。此賢能爲荒政之綱維。庶司之得人。尤在大吏之得人。己。我

朝慎簡賢良。爲地方大吏。旁招俊乂。列於庶位。釐工熙績。不獨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三

荒政一端。而救荒關民生之休戚。至爲切近。尤以舉賢援能爲亟也。恭查順治十年。遣部院堂官。會同江南督撫賑濟。災民。康熙九年。遣部院堂官。往勘淮揚水災。三十六年。直省被災地方。差戶部賢能司員一人。會同撫臣確勘。雍正五年。遣大臣御史。分往直隸被災處。所勘察散賑。六年。遣侍郎副都統科道翰林。往直隸被災水各處。查勘賑濟。嗣以星軺出使。不免供頓之煩。每遇災荒。卽責成本省督撫查辦。

訓誠諄諄。則得人。以任衆職。大吏之責彌重矣。乾隆三年。議准辦賑各官。如果實心實力。使災黎不致失所者。督撫保題。撫綏得

宜辦事妥協者。題請議叙。其有不實力奉行。釐剔弊端者。題叅。若私徵勒派。扣剋侵肥者。指叅計贓科罪。

國家勵世磨鈍之大權。於辦災持著旌別之典。豈非欲得賢能以澤民生而固邦本哉。

皇上本知人之哲。孚安民之惠。而於辦賑出力各員。分別獎擢。所以鼓勵羣材。乃所以愛育黎庶也。誠使大吏謹擇親民之官。主持賑務。其委查各員。亦必遴忠信慈惠者而使之。以至紳士之招延。胥徒之奔走。靡不審慎焉。臨事既得所倚畀。而凡先事之綢繆。後事之補救。措則正。施則行。計過無憾。而後卽

籌濟編

卷二十六

任賢能

三

安。庶幾躋斯民於仁壽。達下情。宣

上德。而勿貽徒善徒法之譏矣。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嚴保甲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爲比。使相保。五比爲閭。使相受。四閭爲族。使相葬。五族爲黨。使相救。五黨爲州。使相調。五州爲鄉。使相賓。族師邦比之法。十家十人。八閭俱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掌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此保甲之法。所自昉也。周制始於五家。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繩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一

貫珠聯。瞭如指掌。於州鄉聯其民。復於師田聯其徒。五兩卒旅師軍之制。悉寓於此。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比追胥。令貢賦。咸於是乎在焉。後世師其遺意。以行保甲。庶政之權輿。卽荒政之根柢也。遇災審戶。不難按籍而稽。要在平居無事之時。講求有素矣。爲嚴保甲條第二十有六。

周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民無流亡之禍。吏無備追之憂。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管子○景仁按商鞅什伍之法。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一家有罪。九家舉發。

若不糾舉十家連坐其法亦本管子而處心殘忍使民相率爲刻薄之小人敬仲軌里連鄉之制放周官而變通之俾逃亡遷徙者易爲稽察猶得鄉里同井守望相助遺意

宋張詠守蜀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

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

人日二升團甲給票赴場請糶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六萬

石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

何以報之祝壽而康康濟錄○景仁按神宗時王安石立保甲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家爲都保選

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武藝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而訓練無時轉妨農務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二

且又責以捕盜催科民不勝擾是祖周官而誤者也張忠定於平糶行之以十家除一人之弊輿頌翕然程子朱子施行並有成效可見留心濟世者法古而不泥古保甲之良法爲聖賢所重舍此無以聯絡人情剔除奸弊未可以荆公所行而訾替之也

程純公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

孤癯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讀教者不善則

爲易置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

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載民愛之如父母宋史

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雖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

似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

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張定叟知袁州欲覓其法有縣吏畧
記保甲之大概云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所以防衛而制變者
也一個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
復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
泛泛每以旌賞拔擢而激勸之

康濟錄

朱文公於建寧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旣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
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逃軍無行
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願者問其大小口若干
共登一簿以便稽查

康濟錄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三

從政郎董煇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割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
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割存縣庶免臨期里
正有賣弄之弊

康濟錄

明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
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
今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寫遠難以周知
及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
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忍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
里甲保甲互相推諉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

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呼喚易集。貧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康濟錄

王文成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攷。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王文成公集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四

周文襄忱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爲賑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每保統十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皆以此爲法。康濟錄○景仁按：文襄所論編保甲之道。甚善。惟以在城之保正副。統在鄉之保正副。多一層控制。多一層牽掣。陸氏曾禹亦謂近於穿鑿。特從刪節。

國朝黃子正給諫六鴻論曰：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又有

古寓兵於農之意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做井田出甲卒之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必親加選拔。足以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今設保甲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

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一鄉如是。各里各鄉皆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善者。如王荊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餼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荊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修舉保甲。

能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實效奉之者亦無煩擾由一邑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福惠全書

陶子師元渟知昌化縣議覆何同知條陳曰自古法無全利亦無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六

全善上下皆以實心行之則有利無害皆以文法行之則有害無利且如保甲法清查戶口譏察出入此大利也每鄉置循環簿月朔報縣而縣之官吏卽借文法以需索於鄉季終報郡而郡之胥役卽借文法以需索於縣則一害也擇其利而去其害此則存乎

憲裁非州縣所敢專決者也

南崖集

彭九峯鵬巡撫廣東示曰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便賑貸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

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柳羅不響。卽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託情更換。倏張倏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藉爲收頭。七累也。今與爾入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刷印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查夜。許爾莊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莊村。每有一莊。連夜連月冒雨雪而數至。示爾不測。欲爾等加意守望。爲相安無事之計。一切事宜。載明執照門牌。易知易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七

行有益無累也。

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寫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冒破者無有矣。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饑年皆不可少。

康濟錄

葉文泚先生佩蓀巡撫湖南。酌定保甲事宜。曰。保甲一法。實爲整頓地方提綱挈領之要務。夫州縣所領一邑人戶。不下百十萬計。若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四境之奸良。雖有長材。勢難盡悉。所以治民不可無心。尤不可無法。卽如州縣官考成匪一。吏議甚明。若

地方有左道邪教盜賊光棍私銷私鑄窩賭窩娼逃克逃遣以及
賭具邪書有干例禁之事一經失察輒挂考功皆由保甲不行茫
無稽覈果能平日留心保甲遇有前項不法情事已犯則摘發不
時未犯則奸萌潛化豈有釀成重案坐受處分之理此效之至切
者也由此人丁戶業按冊可稽凡戶婚田土詞訟事件不待証佐
串供已可悉其大半則聽斷公平行之日久使地方游惰廢業暮
陵狠戾者知所懲孝弟力田俊秀勤儉者知所勸則民俗還醇政
聲卓著因此而課能書最未有不身名交泰者是行保甲則有益
於民不行并有損於官如此良法又非重遠難行之事而卒莫有
能行之者推求其故約有數端一則地方遠濶戶口畸零官必不
能徧歷鄉村細詢姓氏祇憑鄉約造報錯誤相仍則編審之不真
其弊一也一則冊籍繁多紙張筆墨需費不少書吏既難賠墊輒
借冊費爲由派錢肥橐甚則以點充鄉約爲利津以取具保結爲
奇貨閭閻騷擾怨謗盈騰則衙蠹之需索其弊二也一則州縣官
視爲具文不知所以設立保甲之意有何實政不過奉文造冊一
切懲勸之方官未嘗明定章程民何由呈報鄉保既無專責誰肯
以不干己之事向訴於不理事之官所以虛置塵封無關讀法則
有名無實其弊三也一則百姓之遷移事故日異月新初造之冊

甫歷數時卽多更易。若欲隨時改造。事既冗瑣。費亦滋多。遂致繕寫甫完。已成廢紙。則有始無終。其弊四也。以此數端。因循不舉。遂使極易行之事。視爲極難行之事。且以大有利之政。反爲大有害之政。是非有漸。除習氣實意。講求之良。有司必不能施行盡善也。用是博採輿情。參稽成法。擇其簡切數則。通行各屬。務於農隙時。編查清晰。其事不過數旬可成。其效可以久而不懈。一繕造之法。該縣定期。傳知公實可信之里長。每里一人。期于某日至縣。當堂親加曉諭。以現在查辦保甲爲民戢匪安良之意。令各里長於所管本里中。每百家作爲一甲。每甲聽公舉誠實甲長一人。計通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九

邑鄉村之近遠。往返不過十餘日。期於某日。里長同所舉甲長至縣。該縣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俱交甲長收領。諭令持歸。各里按一甲百戶中分作每十家一牌。各舉曉事牌長一人。每牌長交與空白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歲等項。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註。儻有隱匿遺漏。惟甲牌長是問。計一甲之中必有粗能寫字之人。如紳士館師醫技人等。俱可填寫。一牌祇寫十張。爲字無多。不過三兩日可辦。寫完後。牌長將冊牌各十張彙交甲長處。甲長合十牌之冊百頁。挨次訂成循環二本。自發冊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里

完則一邑俱完定期或一旬或半月令里長各攜牌冊准於某日齊集至縣牌長甲長均不必來該縣當堂令各抱冊親交收回署內諭令次日當堂領冊該縣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畢次日合集里長當堂將環冊及門牌交里長帶回分交甲長令甲長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改註倒換如此造冊則各牌分開繕寫事速而費省又不經吏胥之手無從需索且無守候之苦民自樂從又愚民難與謀始全在初行保甲之日平情曉諭使知事屬便民俾各深信不疑自必遵行甚易至點充里甲長尤宜慎重或體察輿情或諮訪紳士必得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十

誠實曉事之人至爲切要一牌冊之式計一邑若干戶每戶需循環冊二張門牌一張冊用堅紉綿紙牌方尺餘爲度該縣先刊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第空甲第空牌第空戶某年年空歲地糧空畝數作何生理妻子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氏左右鄰某人俱空官備紙張刷印給發計官所備不過紙張一項繕寫工費毋庸宮吏捐資所需無多諒無吝惜如有書役借名派費嚴拏重究一循環之法該縣初次於當堂將環冊發給諭各里甲長此後各戶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

期於某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里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至縣。該縣於是日預將存署循冊鋪列堂前。詢知里長齊集。卽當堂令將環冊繳留署內。各按本甲將未改添注之循冊領回。先將上季已更改之戶同牌長照門牌補注訖。仍存甲長處。將後有更改之戶陸續更改。俟過三箇月換冊之期。將循冊繳官。復將環冊領回。悉如前法辦理。其各戶門牌均於改冊時一體改注懸掛。不必繳官。計循環二冊。雖歷二三年之久。添改尚不至模糊。俟年久再行換造。則繕冊不煩。而戶口得實在官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過四次。甚屬簡而易行。惟所定季朔之期。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十一

必信必果。又勿令胥役勒指致勞。守候如果至期。實在因公外出。儘可委佐雜收發。以隨到隨交爲要。又如州縣邊境太廣。丁戶太繁者。不妨酌爲變通。或東南兩鄉於三九月朔到縣換冊。西北兩鄉於六月十二月朔到縣換冊。則一年不過兩次。而換冊之日亦免擁擠矣。一稽查之法。州縣官先於發冊時。開誠曉諭。俾知親身查察。自不敢任意捏開。嗣後祇須於因公下鄉之日。攜帶所過村落之冊。遇有耆老童叟。停輿詢問。或卽就其本家。或旁及其親。故據其所言。丁口閱對。牌冊所書。又於審理詞訟之時。聽斷既畢。兩造具存。隨意詳詰。數家取冊。校核。間或親赴附近村莊。抽查數。

處遇有開造不符者。指名傳喚原辦之甲牌長。加之聲色。示以戒懲。則遠近聞風。惕然畏服。循環更改。孰敢欺朦。官無跋涉之勞。民鮮供支之擾。而閭閻纖悉。一目了然矣。一禁奸之法。凡一村聚有匪徒。民亦願報官懲儆。但恐官不究辦。轉致招惹怨仇。此良民所以飲憾奸民。所以橫行也。夫地方大害。莫甚於邪教。大約在鄉村遠僻之地。結會燒香。妄言災福。斂錢聚眾。煽誘愚民。遂致遠近效尤。所關非細。他若三五成羣。打降訛詐。必係凶徒惡少。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賊窩家。至於賭棍訟師。逋逃奸拐。霸佔把持。尤難瞞鄉鄰之耳目。此等于犯禁例。牌甲知情不舉。律有罪名。該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三

州縣卽摘敘。應禁各條。每村給與簡明告示。專責牌甲鄰佑。據實舉首。立刻嚴拏訊辦。如有怙終不悛。并敢結怨於首報之人。私行打鬧者。尤宜盡法重處。懲一儆百。若牌甲鄰佑縱容不報。或官自訪聞。或因事犯案。務將不報之牌甲人等。加之責懲。以戒其後。如此則匪徒知舉報由於公令。自務斂藏。保長恐隱諱。反有干連爭先發覺。自然地方無事。案牘愈清。法立而人不敢犯。惟辦事正所以省事也。一勸善之法。百里之長。萬民待治。民風有醇漓之異。人性無善惡之殊。今雖不能以三物六行責之編氓。而所以安居樂業之由。實以敦行爲本。教民之道。首先孝友。盡人不易。次則謹

以安分讓以息爭勤以治生儉以節費皆爲日用所不可離州縣
官條析利害躬行勸導諄囑鄉保及耆老紳衿徧爲誡勉其有厚
德篤行足爲一鄉表式者公舉以聞官爲優禮又如讀書苦志之
士耐貧守節之婦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門閭則鄉里爭以爲榮而
愚民咸知勸善有背此教約素行不檢者先以訓飭繼以鞭笞官
於冊內註明劣蹟許其自新季終官問鄉保是否改行分別教約
果能舉保公實勸導勤勉官爲旌賞徇私者責而黜之又有事關
倫紀風化者往往愚民陷於不知宜做懸書讀灑之制隨時曉諭
使知做懼則倫常重案默化於無形又如鰥寡孤獨無告之民設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三

法存恤要在自盡其心如此則輿情畏愛不愧爲民父母矣以
上六條擇其簡便易舉人人可行者官不勞民不擾吏不必書一
字役不必持一票祇在依法力行實可經久無弊至若因地制宜
則又在良有司之盡心區畫如各里戶口零星有不足十家十牌
者當用七併八分之法若所遺在七戶以內應合十七家爲一牌
若剩八家以上卽應另立一牌又如山縣遠濶居民四散三五爲
村則當就近數處合一二十家爲一牌擇一誠信之人爲之長往
來查察又如外來種地之人單身獨戶果係查無事犯亦當約束
得宜其傭工趁食則責成雇主查保賃住營生則責成房主查保

其餘歇家飯店有停留多日者。卽當查明來歷。究其蹤跡。又有僧寮道院。責成住持及鄉保查察。均不得容留匪類。全在隨宜區處。使之遠近相安。至於省會城市。以及大郡大邑大鎮。商賈雲集。五方雜處之地。人衆事繁。勢不能用門牌及換冊之法。當各分段落。設立總甲。須慎選曉事總甲一二十人。各給與總冊一本。令其就所分段落內。某街某巷共若干戶。挨次開載。某戶某姓。所執何業。如有全家遷徙者。方於冊內改注。其餘人丁之生故。不必隨時更易。惟市肆客寓寺觀。嚴切曉諭。令每年一次。出具並無容納奸人甘結。交總甲彙交總甲。亦每年一次。攜冊到署。隨意抽查數十戶。卽可杜捏報之弊。其冊式版刻。每頁兩面。分作十行。計百頁。可記千戶。則事不繁而法益備。其餘遠近村莊。皆必當仍用前法。方足以防奸而正俗。抑又有酌從簡易者。保甲之行。往往道府衙門責令造送花名清冊。致州縣視爲畏途。書吏借以科派。今只令各州縣自造循環冊二本。門牌一張。其餘衙門概不必造冊申送。惟於辦竣後。將通邑若干里。編成幾甲。共冊若干本。存縣之處。據實詳稟本管道府。或將原冊弔查。或於巡歷之便。親加抽對。虛實總可立見。如此辦法。實更無絲毫擾派民間。及繁瑣難行之處。果能行之不懈。則風俗醇美。邪慝潛消。於賢牧令有厚望焉。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古

○飭行保甲稿
景仁按葉

文止先生旬宣楚南著有惠政哲嗣琴柯芸潭兩太史先後開府陳臬克嗣家聲可見循吏之後世澤孔長也先生曾訂保甲規條嘉慶十八年琴柯侍郎奏陳保甲事宜並將此規條繕錄進呈奉有簡要易行之獎頒發各直省司牧者誠實心遵辦令不煩苛法皆周密平時既收除莠安良之效而偶逢災歉戶口按冊參稽無由舞弊簡而當要而該具見慈懷茂矩故採錄較詳

汪稼門先生志伊曰保甲行於歉歲田畝有蠲賦緩征之惠則富者不肯隱匿極次有撫卹賑貸之恩則貧者亦樂開造善為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難辦者轉易為力矣荒政輯要

景仁

謹按保甲之設先哲以為治教之基其法至善非徒荒

政所必須也而救荒尤賴之以為審戶之本焉蓋城鄉睽隔村落迢遙苟烟戶不清則人之豐嗇臧否當官無自周知而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五

凡平糶發賑勸輸借貸諸政千頭萬緒錯雜混淆將欲慎選矜者奚能得人以分其任欲抄劄戶口奚能據籍以核其宜欲剔蠹吏之侵漁杜土豪之欺隱奚能燭照而數計也我

朝康熙時

特頒上諭十六條有曰聯保甲以弭盜賊雍正二年

廣訓曰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

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僅個

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廛一市之散布村落者

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入得以

因

隱察其行蹤其荒原古廟闢肆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等
聖訓周詳所以使四海九州編氓安堵澄本清源止邪於未形也嘉
慶十八年

諭編查保甲一事直省各州縣果能經理得宜則士民之良莠習俗
之醇澆無不周知由一邑而一郡由一郡而一省上下稽查瞭如
指掌縱有好慝何所容匿無如地方官不實力奉行以安民之良
法轉為滋累之繁文由於科條不能盡一遂相率畏難藉口於格
碍難行著將葉紹楹備進刊本發給直省督撫各一冊令該督撫
籌濟編

卷二十七 嚴保甲

六

翻刻刷印通飭所屬各州縣一體仿照辦理等因欽此詳釋

諭旨深切著明可見保甲之法不患莫之行正患行之不以實而轉
滋累耳有司徒編簿冊而莫為清釐則有保甲之名無保甲
之實也百姓競置門牌而苦其紛擾則有保甲之名無保甲
之益也堅明約束變而通之以盡利是在去乎其累行之以
實而已且舉行保甲恃州縣之董率亦恃保長甲長之得其
人也周官比長閭胥有讀灋掌治之任鄼長里宰有聽戒令
趨耕耨之責皆以中士下士為之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
一鄉有百亭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游徼禁盜賊北周

蘇綽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責。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明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土鬪毆。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州縣者。謂之越訴。里老謁縣庭。知縣必接以禮貌。其人既爲公家所優禮。必自愛而重犯法。平日有以表率之。遇事有以區處之。則鄉之人自傾心聽命而莫違。今之保長甲長。官待之如徒隸。少拂意則詈罵而榜笞之。是以爲之者大率狡黠多詐。不知自好之人。其願充是役。亦惟利是圖耳。稍

知愛惜身家者。百計求免而不屑爲也。況士大夫乎。近世沈氏彤嘗著論曰。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朴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州縣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整其所屬。糾其邪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然非州縣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額定其員。次第其

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沈氏所論原本周官鄉遂之制。自漢迄明亦嘗仿此遺意行之。然鄉官久罷而又欲額定其員。畀以祿位。事近紛更。體制亦難允協。且習俗日漓。保甲之長既有祿位。則權與有司相軋。萬一付託非人。舞弊作奸。爲患鄉里有司不復能制。彼轉得挾制鄉里。並得挾制有司。其害非淺。夫古今異宜。經生過於泥古。未免迂遠而濶於事情。惟謂保長甲長之選。州縣當重其事。慎其人。斯爲片言居要。其人不必紳士。卽擇鄉黨謹厚自好者充之。勿徒隸視之。而禮貌待之。然後責以保甲各事宜。按功過而行誅賞。

詰盜緝逃。交察互警。偶逢歲歉。戶之貧富。口之多寡。灼然易明。則無影射侵欺之慮。而紳士之公正者。亦可博訪旁詢。深識其品。延請以主賑恤之事。豈非保甲之裨益實多哉。大抵志在經世者。於古時良法。不可膠柱鼓瑟。而涉於拘牽。亦不可因噎廢食。而安於苟簡。保甲之行。監於成憲。隨時地而斟酌以潤澤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又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理其緒而可分。聯其類而相貫。其法不專爲救荒設。而荒政之根柢在焉。豈不貴乎得其人。去其累。而行之以實也歟。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修水利

專指農田水利與興工勸農功兩條參看

大禹決九川距四海。繼以濬吠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蒸民乃粒。此萬世興水利以興農功之祖也。禹之明德遠矣。夫子美以無間。特稱其盡力溝洫。修和所以永賴也。周官遂人治野。制為遂溝洫澮。層遞以小注大。以通於川。考工匠人其制相合。惟十夫有溝。與九夫為井不同。黃氏謂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有十夫之地。故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一

云十夫。陳氏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然則田間水道占地而不得為田者甚多。先王豈不慮地有遺利哉。以為治田而不留水道。無以時蓄洩。備水旱也。稻人掌稼。始於畜水。終於寫水。匠人之法。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後世濬河築隄之要旨畧盡於此。因勢利導。水害去而水利可興。治田之本計。備荒之先策也。惟水利之興。自古迄今。厥有成績。修其湮廢。而民受其福矣。為修水利條第二十有七。

周齊管子曰。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

潘溢也。

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

此謂遺之以利。

水官與三老里有司伍長。具備水之器。以冬無

事之時。籠甬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雨具。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景仁按。葦音錫。漢書五行志。陳奮葦註。所以輿土。苦考工記。辨其苦良之苦粗也。脆也。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之惡垢穢也。日夜分之後。晝日益長。利作土功。令去之。則所築者乃堅實。

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以毋

敗為固。景仁按。此言遇大雨。保隄使毋毀之法。葆保也。趣促也。堤之薄者。增益其土。如人之著衣也。据與據通。當水衝激之處。據要以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

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管子。景仁按。仲父所陳。備水作隄法。籌畫精審。可補冬官之缺。後世圩田。防此誠哉。天下才也。

楚相孫叔敖起芍陂稻田。後漢書。景仁按。芍陂在廬江郡界。今壽州。亦曰安豐塘。以水逕芍。淳積為湖。故各又曰期思陂。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注雩婁。今廬江。卽此陂也。與楊泉陂大業陂並。叔敖所作。約當周定

王時。至後漢。王景守廬江。率吏民修之。墾闢倍多。宋文帝時。劉義興鎮壽陽。因舊溝引淝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注。隋趙軌轉壽

州總管。長史以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更開三十六門。人賴其利。皆能修。楚相之績者。宋張旨知安豐。浚淝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為斗門。溉田外。築隄以備水患。明李若谷知壽春。因世多

侵耕其地。雨水溢。盜決之失。灌漑之利。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具見智畧。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漑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我，然百歲後期。父子孫思吾言。經濟類編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

有聖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粱。文獻通考○景

仁按：史起在魏王前責西門豹，不知用漳水以為未盡。仁智及王使起為之，起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願王使人

人遂之後，果如起言。民始怨而終德，可見出後人之智。可以補前賢未及之仁，與數世之功，不當恤一時畏難之議也。

秦始皇時，韓鄭國說秦開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

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渴鹵之地，四萬餘頃。

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名鄭國渠。通考○景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仁按：鄭國韓水工，本使閻秦欲疲之，無令東伐。說為此渠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秦然之，

卒使就渠。漢書注：閻與淤同，淤壅泥也。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

李冰鑿蜀渠，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過舟航，因

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通考○景仁按：常璩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

冰為蜀守，穿郫江檢沱，岷山多梓柏大竹，類隨水流，坐致材木。又溉三郡稻田，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記曰：水旱從人，不知

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腴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

其饒。通考

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以溉而益肥關中地得穀乃穿漕渠通考

元鼎六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繇均齊渠堰之力役○漢書

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益灌鄭國旁高仰之田通考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四

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禹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漢書

召信臣遷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資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

臣為作均水約束用之有次第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漢書○景仁按通考信臣

為南陽太守造鉗盧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在元帝建昭中

王景能理水修浚儀渠用塢流法水不復為害修汴渠帝賜山海

經河渠書禹貢圖景度形勢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澗注無潰漏

之患渠成拜河隄謁者遷廬江太守先是民不知牛耕致食常不

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景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境內豐

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著於鄉亭

後漢書

順帝永和中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

田九千頃

通考○景仁按宋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

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政和以來廢湖為田自是歲被水旱之

患莫若先罷餘姚上虞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等處尚多望詔

漕臣盡罷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竊謂瀕湖占水為田

積久寢廣致閼宣洩然以民間相沿之世業一旦欲盡廢田為湖

必至人情惶駭勢有難行莫若浚溝築堰以為之備耳

杜詩遷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為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書

五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

東觀漢記

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堙廢莫修禹為開

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

後漢書

遂大收穀實後歲墾卽千餘頃民用温給

張堪拜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

富

後漢書 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郟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

衍他郡續漢書○景仁按鴻郟陂在今豫汝陽縣界成帝時關東

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建武中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許楊曉水脈署爲都水樣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

三國魏鄭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邊開稻田郡人以為不便渾曰地勢窪下宜灌漑終有漁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

鄭陂魏志

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吳平還鎮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滎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衆庶賴之號曰杜父晉書

咸寧初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六

特魚菜螺蚌而洪陂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得水產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又言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臣以為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漚之最是今之實益也朝廷從之通考

澆田官徐邈爲涼州刺史河內少雨常苦穀乏邈修武威酒泉鹽

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

張闔補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

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頌

晉書

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

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晉書

秦王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以下及豪望

富族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游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間鹵之

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晉書

南北朝齊杜弼行海州事於州東帶海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

水北齊書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北周大統十六年太祖以涇渭灌溉之處渠堰廢毀乃命賀蘭祥

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

周書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臺曹戴譙潁等諸州

遠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巡行川原相視高

下發隨處近丁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

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隋書

唐貞觀中李襲譽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

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

唐書

賈敦頤貞觀時徙瀛州刺史川瀕滹沱滹二水每歲溢浸如數
百里敦頤為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唐書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舊坊迫漕渠雖峭
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址輒去其

北燥為腴田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唐書

白居易遷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潮衝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

李泌六井民賴以汲唐書○景仁按和州有韋游溝引江溉田五

彥又治之此以姓名溝者泉州晉江有常稔塘貞元五年刺史趙
昌所置後昌為尚書民思之更名尚書塘朗州有考功堰長慶元

年刺史李勣因樊陂而築又有右史渠長慶二年刺史溫造開復
鄉渠而名此以官名塘名堰名渠者薛胄刺兗州以沂泗合流之

水積石腰之陂澤盡為良田百姓號薛公豐充
渠唐人盡心漕洩錫嘉名者不獨白公堤矣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庠下乃

築堤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平津堰唐書

杜佑節度徐泗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濱棄地為田積禾米至五

十萬斛唐書

韋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隄捍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

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唐書

五代吳越錢氏築石堤以禦潮汐隄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混

濶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八

柱實元康定間議取滉柱而石隄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也及杜偉長爲轉運使議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移隄則歲歲無水患若輩衣食何從得於是衆人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隄之患何歲無之後講月隄之利濤害稍稀然終不若滉柱之利爲久也

康濟錄○景仁按天祐元年吳越置郡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復設開江卒千尺統以指揮駐常熟蓋當時於水利盡心經理是以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水災一次其治水之法豫也

宋涇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治水利田自言聞人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九

閩地種水田緣水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廢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莞蒲唇蛤之饒民賴其利

宋史

趙尙寬知唐州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尙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尙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仁宗聞而嘉之

進秩賜金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

宋史

陳堯佐爲兩浙轉運使。錢塘江石堤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乃堅久。徙并州。汾水暴漲。堯佐築隄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宋史

范仲淹爲揚州府興化。合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仲淹乃築隄於通

秦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歲享其利。康濟錄

景祐二年。范仲淹守鄉郡。謂三江緩弱。艱於入海者。宜導之入江。

親至江汧。督濬白茆。福山黃酒。許奚五大浦。而茜洋下。張七鴉次

之利及數州。常熟志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又築漕河隄。二百

里於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息而蓄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

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患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兼權

知秦州。卒成堰。民利之。宋史

熙寧中。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書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

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

興役。何則。沮格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

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被於今日。

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通考○景仁按蘇文忠在杭時。浚河造堰。曷嘗不以水利爲急。而所言如此。則以當時欲將汴水濁流陂而清之。以種

稻。一歲一淤。徒勞罔功。且鑿空尋訪水利。不惟無益。而且有害也。如追收侵耕之業。妄興冒田之訟。煩擾滋甚。卽水道宜復之處。小

民占爲田廬。歲久已成。世業豈可遽行毀棄。以召怨咨。應將河身

被占之地。畝房屋。在官酌給價銀。令房地業主具領。方爲允協。如

有墳墓。訪主給價。令遷。無主者官爲遷葬。與水利者宜熟復蘇文

忠之論。哲宗朝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唐刺史

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放水入漕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浚治宋廢之葑積爲田。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

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

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

潮不復入市。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

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

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

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宋史

熙寧四年。守應天府戶曹參軍。邾亶上水利書言六失六得。及治

田利害之事。書奏。詔除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其治田

田利害之事。書奏。詔除亶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其治田

書畧曰。震澤環湖之地。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水面平濶。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以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古人因其地勢之高下。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塘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所以使塘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浦濶深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隄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耳。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顯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濬。而水田常熟。其坳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而灌溉。此古人濬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旣以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十里。而爲一橫

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古人所以爲塘浦濶深。必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坳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戽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閘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旱歲。坳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古人治田高下。旣皆有法。

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築隄。濬浦。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至錢氏有國。尙有撩淺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祀繇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侵蝕。下腳。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滄沒。或因決破古隄。張魚捕鰕。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難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田旣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恐數十年。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由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地勢旣高。沿海者海潮不應。沿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田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

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夫既不濬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又不復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此高田不治之由也。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

治田。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嘉祐中。兩浙

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概白水。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

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陸岸

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

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

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塘浦

濶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

趨於江。臣所譬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

田。高田則濬塘引水。以灌田。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但係古人

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其低

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其高田。則深濬港浦。以灌田。其壩身。西流

之處。又設斗門。或壩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水旱無

憂矣。常熟志。○景仁按。三吳水利。郊貢論之最詳。宋史河渠志。載

畢治。其志固壯。而曾有成算。當非濶疎寡效者。惜其受沮。謗而不

竟厥功也。惟宋史以此書為實。令於潛時。所陳與邑志不同。則所

聞異辭耳。至實之子橋。為將仕郎。續上書數萬言。謂宜旁分其支

派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賦畝之患。又言開浦作岸。二者相為

首尾乃盡善所論俱中
窾要可謂能嗣音矣。

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宋史

紹聖初吳處厚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官河歲漕六百二

十萬石官京師又修復泰州捍海堰復通戶三千六百翰苑新書

許元知丹陽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法盜決湖者罪比

殺人會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

便民罪令可也溉田萬餘頃歲大豐康濟錄○景仁按許元宋史

敏為能而少之歟然旱暵時決湖水救禾不待報具見
膽識史稱元為吏強敏固宜范文正薦為可獨倚辦也

范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其業起為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

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宋史

政和六年趙霖充兩浙提舉常平治平江三十六浦條上開浦置

插築圩三事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開浦篇曰高田引

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

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詢究古蹟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

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所先也中等工費可省上等三之二

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支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

置插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

澗。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有五利焉。潮上則閉。潮退卽啟。外水無自而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置閘啟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穫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爲工力。四利也。港浦旣深濶。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爲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之田。以低爲勝。昔之賦入。多出低鄉。今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爲一。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惟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今若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

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裹低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水中棄。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常熟志

紹興中。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下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名曰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通考

宗室仁仲。改成都路轉運判官。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仁仲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宋史

王沿。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河北爲天下根本。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

為膏腴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知邢州導相衛邢趙水下天
平景佑諸渠溉田數萬頃初沿興水利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
民有爭渠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為利宋史

蔡抗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
八十里民得立墜大以為利宋史

程師孟徙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
河俗謂之天河可灌溉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溉良田萬八千

頃哀其事為水利圖經頌之州縣宋史

范成大知處州地多山田梁天監中作通濟堰激漢水四十里溉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六

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壘石築防置隄闕四十九所
立水則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宋史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洸曰

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

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宋史○景仁按此宜與
許元事參看均之水也

當決而決不當決而不決總以
民命為重不敢徇上官意也

元仁宗時虞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

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

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蓄積。乃命以官。得傳子孫。可以寬東南海運之力。說者不一。事遂寢。康濟錄

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十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康濟錄

郭守敬精於算數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九

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十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陽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古渠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牖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言金時自燕

京之西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爲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京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二十八年陳水利十有一事大都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牖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隄閘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三十年帝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二千五百貫大德二年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河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政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成宗曰郭太史真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元史

烏古孫擇才幹過人至元二十九年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史雷州地近海潮汐蓄其東南坡塘謙鹵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塌三溪瀦之爲斗門七隄塌六以制其贏耗裝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牖設守視者時其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渴並爲膏土民歌之曰渴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決決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

澇元史

耶律伯堅為清苑縣尹。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置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省。部著為定例。元史

明洪武二十七年。帝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徧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九百

八十七處。

明紀綱
目三編

洪武間。九江陳博文築桑園圍。先是宋何執中築以捍西江之水。其時不過遏防之耳。未固也。陳君憫民苦水患。詣闕條奏。高皇嘉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納命董其役。踰年而隄成。蓋萬世利也。後人思粒食安居之由。爰

建祠祀焉。

龍山志

永樂元年。蘇松嘉湖數郡。頻年水災。命夏原吉治之。原吉請疏吳

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理。

以身先之功。遂成。

通鑑綱
目三編

成化時。盧翊遷雲南參政。洱海常苦旱。其地有品甸。開若二陂。可儲水。安南陂諸處有美泉。可灌漑。翊諭民治二陂。築梁王山壩。障

水入田。歲比登。公私有儲粟。

常孰志

嘉靖時河臣周恭疏曰臣竊見中土之民因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爲巨浸決城郭漂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自來並無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齊魯間一望赤地蝗螟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渠不修之故也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渠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

康濟錄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嘉靖間何鈞授平陽知縣平陽有東西江灌田四十萬畝而海水流注田爲斥鹵鈞修築鳳浦埭以捍之民賴其利

常熟志

龐嵩授應天府治中攝府事嘉靖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嵩爲築隄闢萊得田三千一百畝立惠民莊四募貧民佃之流

移盡還獻徵錄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近日漲

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歲逢旱魃田禾立槁何從救涸轍之民乎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爲壑而城郭人民皆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時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俱下該撫察議康濟錄

陳幼學授確山令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授貧婦紡車八百餘輛開河溝一百九十八道調中牟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隄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十三道障之政績茂著明史

陳善爲演右轄昆明旁山有田五十頃高亢難墾善視石崖有泉可引漑而爲橫山所隔經畫開鑿水洞遂通民受其利名其洞曰

惠濟立祠洞旁祀之雲南志

陳灌除寧國知府伐石築隄作水門蓄洩護瀕江田百姓成賴明史貝秉彝補東阿知縣邑西南有巨浸積潦爲田害秉彝相視高下鑿渠引入大清河澗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明史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爲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

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猫兒一灣。欲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十四

其不泛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尙書國朝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

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譚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役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

利十四譚綸見而美之曰我厯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
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
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
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
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
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
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鴻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
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
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爲六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
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
墾田百畝以上者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做
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
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
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
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厯諸河窮源
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勲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
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

開濬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切問齋文鈔○景仁按此趙誠夫文學一清書

徐貞明遺事也其論西北水利實可見諸施行使當日不動於浮言而克竟其才以告厥成功其利不且廣大而無窮乎

常熟知縣耿橘博訪水利事宜示曰爲集衆思裨不逮以興永久水利事本縣生長北方不習水性不諳濬築方畧但待罪茲土己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逾八月目擊耳聞此間似惟水利爲大務福山奚浦三丈浦等塘現今議開卽槩縣塘圩將次第興舉若緩急利弊及算田派夫分工督工官帑民力一切未盡事宜可以教我者許用紙開欸呈遞以憑採決施行夫智者見於永久不計目前今本縣虛衷以待凡鄉紳父老百姓人等卽衙門賤役凡有一見一畫者勿以愚昧而舍我可也。景仁按耿邑侯橘河間瀛海人字庭懷號藍陽以進士除尉氏令政最調常熟其興吾邑水利在萬歷三十二年三四年查通縣應開幹河支河二百八十餘道分別緩急算定丈尺土方核明兩旁得利田畝數目凡水勢滄洩之宜夫田力役之規官帑補助之則量度督驗之方靡弗苦心區畫著爲圖說刊成水利全書邑人陸太守化淳序云役不踰時功臻永賴豈偶然哉其告示書札愷切溫醇而所議各法纖悉具備成憲允垂惜縣志未載茲從原書詳加採錄用補邑乘之缺而爲講求三吳水利者

取法焉。

又與通邑搢紳書曰。海虞澤國。水利爲重。不肖叨令于茲。

通行查勘。次第修舉。先急而難。次緩而易。數年之後。徼倖有成。亦私心一快矣。聞太倉王相公爲搢紳首倡。不論官民一體用力。嘉定則專用民力。不及搢紳。夫太倉之搢紳。肯先勞于民。嘉定之百姓。肯先勞於己。皆賢而可敬可愛者。昨喚福山塘等處公正人等。諭之爲嘉定之百姓。皆未帖服。及行水利衙覆議。亦云開河之役。不論水利遠近。毋拘官戶小民。不問花分詭寄。田數奇零。一概通融計算。照畝派工。此法最善。其議亦公。黎庶無不稱便而樂從之者。如錢蔣蕭三宦。皆有倡和之意。畧無梗議之言。況宦家之產。其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庚

數頗多。開濬河道。其利害得失。與百姓同關。休戚較別項雜差事體。不侔若竟。優免於搢紳。而獨用乎民力。則人愈少而工愈遲。輿論不愜。刁怨沸騰矣。夫吾民相安於服役。不肖亦烏用此喋喋而王相公之高誼。諒亦台臺之所不多讓也。敢請諸執事。以爲鼓舞作興之助。何如。景仁按耿侯一示一書。以舉大事。動大衆。必輿論言開河與別差不同。若搢紳不開。則齊民之心不服。宦家旣派。則衆戶之口何辭。照田均派。公議當執之以果。勿復疑。第均派一節。有田在某都。則應派餘區。不相涉。官戶民戶。照此分派。至公至平。或以田之肥瘠爲言。人誰不稱己田之瘠。而人之肥者。官司何從考據。至謂傍河爲近。離河爲遠。不知田雖離河。而枝河之灌漑。未有不從大河入者。如以此而立量。派多派之說。開弊實而滋煩擾。不若照都據田。上之立法。旣畫一下之赴役。無偏枯。翁完虛掌。科復書云。論田派工。自然官家與民家一體。搢紳爲士民領袖。已蒙

利而小戶任勞此心何安當年邑大夫與鄉先生同一片熱腸成百年永利可風也。 幽朝乾隆五十一年常昭被旱請濬河紳士公議照順莊法輸費責成辦糧圖分經造按糧派差全邑田畝彼此互任差務例不重役名為偏勞實則均逸亦隨時地而酌其宜也查按糧派費雍正十二年兩江總督于蘇松水利案內題准聽民按畝捐錢交縣彙給工員募修不必人人赴工等因全題具載府志並不在因 又諭民濬築示曰本縣幅員五百里田地高低公科斂之條

相半高者苦於旱乾低者病於水溢叨任茲土目擊民艱欲措斯民於樂利惟以興修水利為事非為民父母者不欲與民休息但今日勞爾者正所以永久佚爾也汝等慎勿驚駭本縣念汝為汝等安逸富足永計晝夜孳孳猶恐耳目未周據各區公正造報應濬河道應建壩閘應築圍岸等圖圩文冊集成水利全書業有端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完

緒由今傳後不惟當事者便於省覽而若輩之子孫皆可以坐照地方之休戚矣後日旱澇有備歲穀屢登抑不知此等利益歸吾民耶歸本縣耶目今如三丈浦奚浦二河官民協濬李墓鹽鐵貴涇梅李湖漕六尺溝等塘及各枝河涇浜等處河工俱藉民力至如潭塘任陽一等低荒之區民尚畢力本縣設處官帑佐之其他某處等原報應濬應築河岸俱已載在冊籍迄今尚未報工似屬怠緩姑再申飭曉諭為此示仰公正人等查將該區枝河圩岸闡壩量其工次難易揆其時勢緩急并將各河丈尺及有以前開報未盡參錯處所定限幾日呈遞入冊今成一定之規後無覆丈覆

勘之擾。其壩閘涇河圩岸作速諭令有田業戶人等照田出備工料。趁此天晴農隙。毋分寅夜。鳩工濬築。務期河圩深濶堅厚如式。以垂永久之利。毋得潦草塞責。掩飾目前。以孤本縣愛養元元之意也。蓋先憂後樂。本縣素志。一勞永逸。政體宜然。如有爭先効力好義終事之民。倍加優獎。倘有奸頑誤事之徒。必繩以法。即日親臨各區查驗分別勤惰。惟願吾民倍加意焉。景仁按耿邑侯諭慮遠法精可謂訓詞深厚時常邑一圖二圖有楊尖河引華蕩之水入黃存邵婆馬聖三河澆灌兩圖地一圖奸民在馬聖南築一大壩阻絕華蕩等水使不通于三圖侯查勘至此立令決壩遂去數十年偏枯之病兩圖得均沾河潤人皆頌仁者之勇又議墾荒十二畝酌給牛種驅賭博游手歸農於墾田寓善俗之意其濬河始福山塘次及奚浦三丈浦等塘以漸告成蓋由胸有成竹施之有次序而約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東堅明也。夫濬築工用浩繁。倉猝無所倚辦。豪強尸其利。乃欲避其勞。靳其費。交通吏胥。舞文爲梗。而刁頑之徒。赴役者多。趨功者少。甘苦稍畸。怨咨騰沸。水利所以危興旋廢也。若耿侯始則出肺腑以周咨。繼則破講張而不惑。惟克果斷。處置得宜。又何患事之難集。與 申臺司開河法九條 一照田起夫量工給食宋范仲淹

日荒歉之歲。召民爲役。日以五升。因而賑濟。蓋老成長慮之見如此。挑河莫善於照田起夫之法。然難言矣。說者謂有近水利者。遠水利者。不得水利者。及田止十畝以下者。分爲四等。除十畝以下者免役外。餘以三等爲伸縮。蓋往年之役如此。職以爲不然。本縣之田。未有不藉水而成者。但河有枝幹之殊。水有大小之異。彼幹河引江湖之水。而枝河非引幹河之水者乎。田近幹河者稱利矣。

田近枝河者非幹河之利乎。若必爲四等之說。則好戶積書。朦朧作弊。上戶那而爲中戶。中戶那而爲下戶。近利那而爲遠利。遠利那而爲不得利。而田少愚弱之氓。反差重役。如小民之偏苦。何故開河必觀水勢所向。應用某區某圖之民。無論大戶小戶。通融驗派。然後於法均於事便。於民無擾耳。派夫先取黃冊。查明該區該圖坐圩田地總數。令區書將業戶一一註明。然後算派某河應役田若干畝。每田若干畝。坐夫一名。田多者領夫。田少者湊補足數。名曰協夫。其勘明坍江板荒田地俱豁免。如此不惟奸豪無由規避。愚弱不致偏苦。而貧富適均。衆擊易舉矣。一水利不論優免。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濬河以備旱潦。便轉輸也。論田而士夫之田多於小民。河成而灌運之利亦多於小民。故同心協力。舉地方之大利。在士夫原有此意矣。若士夫優免。則小民獨受其苦。大室安享其利。恐徒滋怨望。而事難成。職濬福山河。以此意白之本縣士夫。士夫咸各樂從。而百姓無不趨事。今後凡濬河築岸之事。必如往規。庶勞逸均。而土下悅服也。一准水面算土方。多寡分工。次難易均是河也。中間

不能無淤塞淺深之殊。地形亦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多寡。工次難易。判焉不同。宋郊僑云。以地面爲丈尺。不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必不可得。夫物之取平者。必期於

水治水而不師乎水。非智也。須於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土之法。若本河有水。卽沿河點水。有深淺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卽另爲一段。假如通河水深二尺。而有深二尺者。卽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易段也。深與議開尺寸等者。免挑段也。濶做此各立椿編號。以記之。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計土一千尺。假如本河議開面濶五丈。底濶三丈。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方。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挖土方四分。實開土一方。六分爲難工。某段水深二尺。該挖土方八分。實開一方。二分爲易工。三尺四尺五尺。做此濶做

此若本河無水。卽督夫先於中心挑一水線。深廣各三尺或二尺。務要徹頭徹尾。一脉通流。卻於水面上丈量露出餘土。有厚薄不同之處。差一尺者。另爲一段。假如通河皆餘土一尺。而有餘二尺者。卽難段也。餘三尺者。又難段也。餘四尺五尺者。極難段也。立椿編號算土。如前法。此乃計水上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實開土若干方。兩旁得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該土若干方。分工定宕。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而後。夫役爲至均。河形爲至平也。附打水線法。水線至平也。而人心不平。奸巧百出。開福山塘打水線十數日。

不成。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看其水線不令陰阻。一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渠功少者於水線中暗藏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雖土高無水之地。而兩頭藏壩。中間水可不絕。此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爲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其水流動。不然者。其水靜定也。一分工定。宕夫役之來。道理遠近不同。市野食宿異便。而土性亦有緊漫堅散之殊。崖岸不無險夷高下之別。强者奸者於此爭利焉。宜查照區圖遠近。自頭至尾算定丈尺。捱定工次。令遠近適中。一註明比工簿內。用印發各千百長。照簿豎立夫椿。一定不移。庶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紛爭之擾。可免而亦無作奸之處矣。第初時量河最要的確。臨期分宕務。乘至公。否則吏胥虛報丈尺。而實剋夫價者有矣。強梁之徒。夫多宕少者亦有矣。大都官能親行。自無此弊。一堆土。法夫役偷安。類於近便岸上拋土。不思老岸平坦。一遇天雨淋漓。此土隨水流入河心。條挑條塞。徒費錢糧。徒勞人工。何益必於河岸平坦處。務令遠挑二十步之外。照魚鱗法層層散堆。若有懶夫。就便亂拋者。重究。若有古岸高出田上者。卽挑土岸內相幫。以固子岸。亦可。其平岸之處。不得援此爲例。若岸有半圯之處。卽宜挑土補塞。築成高岸。挑土一層。堅築一番。岸必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置。

岸上待異日築之後來日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也若田中有澗
蕩或原因取土致田深陷者即用河土填平若岸邊有民房有園
亭不便挑土者令業戶自備椿筴於房園邊築成岸亦兩利之
道也若河狹則不可耳 一考工法金藻水學曰勤省視者官廉

能也或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
續與不賞罰同而無考驗之法與不繼續同考工之法必先立信
椿樣椿以防奸偽樣椿者用木槪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信椿
則一木槪可已法於號段既定之後每段將畫尺木槪釘入河心
與水面平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椿也俟開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音

方之後以此槪為準蓋槪露一尺則工滿一尺故曰樣椿卻將二
槪書明號段直對樣椿釘入兩岸老土深與岸平曰信椿此椿四
旁封識老岸數尺不許拋土填壓致難認記另具直丈竿一條丈
筮一條立竿樣椿之頂拽筮信椿之上以量虛河深淺如筮在竿
十尺上則虛河深十尺矣必十尺以下所有尺寸乃算實土虛河
丈尺籍而藏之夫役認宥時又各立小椿書某字第幾號某千長
下百長某分管領夫某協夫某應濬長若干曰夫椿即號又按仰
月形三濶丈尺之數為橫丈竿三條俱畫尺寸做成木輪車架此
三竿每查工之日必攜籍持竿拽筮駕車而往先稽號椿而知其

宕之長短。卽據信椿樣椿拽。篋整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後沿河推運三竿車而驗其工之濶狹。勤惰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齊。工不虛耳。必信椿者。恐樣椿之上下其手。又恐老岸之僞增其高。驗老岸。驗信椿。驗樣椿。而後僞無容矣。迨工完後。復打水線。以驗之。有淤滯處。隨令復濬。務求綫道通流。方可決壩放水。其或濬深水多。打水綫不便。則於放水後。用木鷺沿河較覈。木鷺者。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深平。鐵裹其下端。隨濬過尺寸處。拴繫長繩。兩岸拽之。直立水中。循水面而進。遇鷺仆處。則土高水淺處也。將該管千百長究治。仍令撈泥。務如原議分數。須木鷺通行無滯。乃爲完。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工。一分管員役督責之法。必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則工程易起。故每宕百丈。必用百長一名。分催千丈。必用千長一名。督催此役。須點該區田多大戶充之。蓋大戶愛惜身家。衆所推服。令此輩各照信地。千長立一小旗。一大椿。百長立一小椿。各書應管丈尺夫數。千長催百長。百長催小夫。而水利官又專督千百長。責任攸分。大小相驅。而職不時親詣稽查。考其工次勤惰。量加賞罰。卽頑惰之民。亦不得不盡力矣。一立章程。賞勤罰惰。以示鼓舞。號段定矣。宥認夫集矣。催督有人矣。然衆力難齊。衆心難一。不有以約之。其間勤者惰者。概無賞罰。則勤者何所勸。惰者無以懲。今定一河。

工比簿。每十日親查一次。爲一限。如本河自水面而下應開五尺。則第一限要見工二尺。爲浮泥易做也。二限黃泥難做。要見工一尺五寸。三限通完。深濶如式。工大者亦以此法寬立期限。凡此工每百長管百夫。就以十夫爲一分。每千長管十百長。就以一百長爲一分。又立一賞功單。若依限如式開完者。給一功單。日後遇有過犯。許資單贖罪。以示勸。其有好頑惰工者。卽查千百長該管十分中一分不及限者。責小夫二分不及限者。並責百長三分不及限者。並責千長。以示懲。章程立賞罰。而民自鼓舞。莫敢耽延矣。

一 幹河甫畢。刻期齊濬。枝河凡田附枝河者多。若濬幹河而不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美

濬枝河。則枝河反高。水勢難以逆上。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低田。反成荒棄。卽幹河之水。又焉用之。法當於幹河半工之時。卽專官料理枝河。令各枝河得業戶俱照田論工。仍責成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先期料理停妥。俟幹河工完。先放各枝河水。放水畢。隨於各枝河口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而放水。其工之次第如此。蓋濬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放之。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水悉歸之幹河。而後衆小工易成。濬河者。往往於幹河告成後。心懈力疲。置枝河於不問。而前工荒矣。蓋機不可失。而勞不可辭。其工之始終。又如此。幹河之大者。量給

官銀枝河則專用民力焉。築岸法五條。一圍岸分難易三等。

及子岸同腳異頂法。老農之言曰：種田先做岸。蓋低田患水以圍

岸爲存亡也。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而無

子岸與不高同。今考修圍之法難易畧有三等。一等難修係水中

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於侵倒。須用木椿甚則用竹笆。又

甚則石礮方可成功。椿笆黃石宜佐官帑。難委民力。民力酌量出

工。工太繁者佐以官帑。二等次難係平地築基較前稍易。不用椿

笆。三等易修係原有古岸後稍頽塌止費修補之力。築法水漲則

專增其裏。水涸則兼補其外。此二等岸專用民力。三等岸腳濶皆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九尺頂濶皆六尺高。以一丈爲率。又須相度田形以爲高卑。大抵

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雖大潦之年而圍無恙。田必登。詳稽水

勢。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出一尺。則永無患矣。田之稍高者岸亦

不妨稍卑。惟田有高卑而岸能平齊則水利成矣。子岸者圍岸之

輔。較圍岸又卑三四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作此以固其防。

築法與圍岸同腳而異頂。如圍岸頂濶六尺。子岸須頂濶八尺。方

爲堅固。其腳基總濶二丈。須一齊築起爲妙。圍岸一名圩岸。又名

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疇塌。此岸旣成可束水不得肆其橫

流之勢。而低田可保常稔矣。一戢岸。岸外開溝難易亦分三等。

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高低之別若不各立戢岸將一隙受水
遍圍汪洋稍高者觀望而不之戢稍低者畏難而不敢戢如此則
圍岸雖築亦屬無用法於圍內細加區分某高某低某稍高稍低
某太高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防之蓋大圍如城垣小
戢如院落萬一水潰外圍纔及一戢可以力戢卽多及數戢亦可
以衆力戢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法築時要於低田外邊開溝
取土內邊築岸內岸旣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
浸內岸以衛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爲高低兩便之法此岸大畧
亦有三等一等難修係地勢窪下從水築起者工力亦頗稱鉅二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庚

等次難係稍低之地岸亦稍卑且平地築起較前稱易三等稍高
之地其岸亦卑三等岸俱濶五尺項濶五尺高卑隨地形爲之
俱民力自築一圍外依形連搭築岸圍內隨勢一體開河范文

正曰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
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夫建閘
開渠如文正之言乃盡水田之制得水利之實費少而獲多也今
查各圩犬牙相錯勢難逐圩分築惟看地形四邊有河卽隨河做
岸連搭成圍大者合數十圩數千百畝共築一圍小者卽一圩數
十畝自築一圍亦可但外築圍岸內築戢岸務合規式不得鹵莽

其大小圍內除原有河渠水勢通利及雖無河渠而田形平稔者照舊外不然必須相度地勢割田若干畝而開河渠蓋土之不平而水之弗便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或中心高四面下如覆盆形或半高半下或高下宛轉諸形者外岸雖成其何以救腹心之旱澇須因形制宜或開十字丁字月樣弓樣等河小者十道大者數道於河口要處建閘旱澇有備乃稱美田柴糞草餅水通船便無難搬運已一築岸務實及取土法凡築岸先實其底下腳不實則上身不堅務要十倍工夫堅築下腳漸次累高加上一層又築一層杵搗其面棍鞭其旁必錐之不入然後爲實築也法如

岸高一丈其下五尺分作十次加土每加五寸築一次上五尺乃作五次加土每加一尺築一次如此何患不實但低鄉水區患無可用之土先按圩中形勢果有仰盂覆盆高下不等宜開十字丁字月樣弓樣等河者查議的確申明開鑿取土以築其岸高下旱澇均屬有救田價衆戶均出遺糧申入緩徵項下候有陞科撥補不然卽查附近浜漚淤淺可濬者斬壩岸水就其中取土築岸岸既高而河又深計亦無便於此者然潭塘任陽諸極低之鄉田浮水面四邊全是塘涇無撮土可取此等處須查本地有老板荒田其糧已入緩徵項下年久無人告墾者查明坵段丈尺聽民採土

築岸又不然者。須查有新荒田與九荒一熟者。年遠廢基。不便耕種者。糧入緩徵。項下俱聽民採土築岸。又不然者。須查本地有芟蘆場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微蕩稅者。申免其稅。聽民採土築岸。此縱中間不無捐棄。不猶愈於并熟田而渰之而荒棄之耶。但芟蘆場俱占於大姓人。不敢詰官。不能問處之爲難。又不然者。令民於岸裏二丈以外開溝。取土溝寧廣無深。深不過二尺。夫就岸取土。岸高溝深。內外水侵。岸旋爲土。法之所忌。但離岸遠。則岸址寬。而溝水未能卽侵。溝身淺。則受水少。而填塞後。易爲方。但所取之溝。令個人勻攤田面之土。兼箭外河之泥。一年內務填平滿。毋令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卑

損岸。又查低鄉土脉有三色。不堪用者。烏山土性堅質腴。但腴理疏而透水。築岸易高。障水不密。灰蘿土卽烏山之根。入田一二尺。其色如灰。握之不成團。浸之則漫漶。杵之亦不堅。鑿門土性不橫。而直。其脉自於水底貫穿。圍岸雖固。水卻從田底溢出。欲圍而救之。無益也。此三者築法。必從岸腳先掘成溝。深三尺。或用潮泥。或取別境白土實之。然後以本土築岸。其上方爲有用。此等處俱屬一等難工。宜佐官帑。附魚鱗取土。法田面上四散挑土。俗呼爲抽田助。高鄉以此法換土。插田挑田。助置於岸邊。箭河泥蓋於田面。而田益熟。其法方一尺取一鍬。四散掘之。如魚鱗相似。此法亦

可取土築岸但用力多見功少一業戶出本佃戶出力自佃窮
民官爲出本常熟岸塍多壞而不修其故有五小民困於工力難
繼則苟且目前而不修大戶之田與小民之田錯壤而處一寸之
瑕並累百丈之瑜卽大戶亦不修又有小民佃大戶之田者佃者
原非己業業者第取其租則彼此耽誤而不修或業戶肯出本佃
戶恐岸成而或爲他人更佃也虛應故事而不實修或工費浩大
望助於官官又以錢糧無處厚責於民則公私相吝因循而不修
無怪乎田圩日壞也除一等難修之岸另議外其二三等易修者
令業戶於秋成後出給工本俾佃戶出力修築官爲省視高厚堅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學

實務如規式若窮戶自佃已田者查果貧難官給工本開河工本
做此附守法正岸六尺通人行子岸八尺間而無用宜種植
其上法惟種藍爲最蓋藍必增土以培根愈培愈高種藍二年岸
高尺許烏山土不宜藍或種蔴荳茶茄但禁鋤時勿損其岸可也
若正岸外址令民蒔葑或種菱其上蓋菱與葑其苗皆可禦浪使
岸不受嚙况菱實可食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魚利之所出民
必惜之岸不期守而自無虞矣建閘法文正言修圍濬河置

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郊僑云漢唐遺法自松江而東至於海
遵海而北至楊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陰界一浦一港大者有閘小

者有堰以外控江海而內防旱澇也。自今考之，惟白茆港、福山口、七浦之斜堰，僅有闢蹟，他不多見。蓋有闢必有守，闢者江海口地多曠，廓守之爲難，況波濤衝嚙水道，遷徙勢必難存。此等闢工，動逾千金，銷毀不逾歲月，置而不論可也。至於圍田之上流，涇浜之要口，小閘小堰，外抵橫流，內泄漲溢，關係旱澇不小。且工費亦不多，所用工費，驗田均派，如某區圖建閘若干座，應用物料銀若干兩，得利某圩某字號田若干畝，驗法每畝該銀五釐，以下者民力自爲之一分者，官助二釐，壩堰法同此。水利用湖不用江爲

第一良法，常熟地勢東北濱海，正北西北濱江，正西西南正南東南三面而下，東北而注之海，注之江者皆湖水也。夫湖水灌田，肥其來無一息之停，江水渾灌田，田瘦，來有時，去有候，來時雖高於湖水而去則泯然矣。乃小民不思潛深各河，取湖水無窮之利，但計畧通江口，待命於潮水之來，曾不思江水利小害大，浮沙日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壘

至河易淤，來去衝刷，岸易崩，灌田沙積，田內田日薄，遇雨沙滲，禾心禾日枯，欲求利而祛害，宜何如？曰：沿江大小港浦淤淺者，隨急緩濬之，濬時必於港口築壩，濬畢而壩不決，則湖水不出而江水不入，清濁判於一堤，利害懸於霄壤，而此河亦永無勞再濬何也。縣以南凡用湖水者，未聞有塞河也。然此論其常耳，若大旱之年，

湖水竭。江水盛大。澇之年。江水低。湖水高。不妨決壩以濟之。但澇
河。每先幹後枝。枝河未澇。而身高。湖水低。不能上濟。江湖稍高。居
以濟之。則壩亦不得留矣。安得並舉幹枝。而成此悠遠之利也。景仁
按水利用湖。不用江。自是不易之論。海潮味鹹。甚於江湖。是以濱
江海諸浦。宜濬使一律深通。而置閘以拒潮。潮惟置閘而無人司
啟閉。與無閘同。則莫如築壩築壩之法。有滾水壩。壩基高於水低
於岸。拒潮而不絕潮。祇令大汛三日。潮得達於內地。小汛不得入
沙積有限。既不病稼。亦不淤河。大旱之年。沿江沿海地形高仰。不
能遠資湖水。猶得決壩以潮水救涸。轍若逢大澇。湖水暴漲。支港
宣洩不及。卽開壩瀉之。俟稍平。復閉。實有利無害之術也。又
有涵洞。作於潮河壩上。爲通水之溝。實宜審地勢酌行之。興

工止。工凡事豫則立。號令信則民從。所以豫行勘定某河某區圖
應開某岸某區圖。應築某區圖。應用田若干。或某字號某圩田若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壘

于某民力某官帑。俱註明各河岸下。出示三月。民無異言。隨刊成
冊。再不更改。章程既立。衆志皆定。然後每年擇其最急者爲之。其
法。每十月後。下令興工。官爲省視。至次年三月終。放工。則事有緒
而農不妨。工易舉矣。設處出放錢糧。呂詢水利疏云。將節年未
完錢糧。係大戶侵欺者。令有司設法清追。畧倣范文正以官糧募
飢民修水利法。本縣清查舊逋。若太倉軍儲一欸。歷有省存。奉帖
每石易銀五錢。抵作闢夫等項之用。遵行在卷。照舊疏酌時宜。將
前省軍儲查明欠戶。按逋派宕。不徵其銀。夫有必不容己之役。則
有必不容己之費。有必不容己之設。處水利乃粒食之源。或有以

不動錢糧爲得策者。嗚呼！小民難與慮始。佐以官帑，尙且駭而思。避若第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應之。故設處錢糧，尤不容已。而責庫吏以足色足數之封，責千百長以至公至平之散，禁門阜之需索。塞書吏之弊竇，清徹見底。天日可矢，則事易舉而心無愧焉。

高區濬河低區築岸各隨民便。夫享河之利宜濬，其河享岸之利宜築。其岸情至順也。驅低區民爲高地濬河，高區民爲低田築岸，是使舟耕牛航也。況各方相去動逾百里而遙，裹糧越宿趨他，人不急之役，其誰堪之？近有闔縣派夫次第開濬之議，又有逼點大戶隨急先舉之說，豈未之深思耶？本縣凡有濬築之事，惟於該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四

區中調設民果不足給之官帑，不得混行派擾，以拂民情而搖衆志。乃水利之常經也。若白茆大工自昔一府通開，其動通縣也。又不可執一論矣。常熟縣水利全書○景仁按循吏畱心水利者有矣，未有研究利病詳審情密如耿藍陽邑侯所議也。其才識既高而又實心爲地方任事，高高中下，一一身履其地而指畫其方，洵虞民百世之賴也。成法具存，後之爲民父母者得所持循，化裁而推行之，邑名常熟不虛耳。而豈獨吾邑常熟也哉。

陳瑚開江議曰：開江之難，難在財與人，有財與人而無法以規畫處置之，則尤難。古人云：治水利者，不當治之於河濱，當先治之於堂上。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難易緩急之序，經營量度之法，催督考驗之術，皆當一一而條畫之。然後不

煩不勞而於事有濟分段之法凡地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每長一丈爲方者十有五每長一里爲方二千七百江長七十里里當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二千六百丈使一時起工則道遠難於稽察且屛水太勞而搭厰費煩今當分爲五段約十四五里爲一段使各夫併力頭段頭段既濬然後四段以次而及則前段之河可受次段之水前段之厰可移爲次段之用此甚便也筭土派工之法每方合用人夫十五工然河有深淺濶狹之異當以水面爲丈尺不當以地面爲丈尺勘河時用畫准丈竿沿河點水所測淺深卽便冊記有不同立椿編號以記之如原議欲水深一丈據現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巽

在流通水有三尺此處該去土七尺矣應作一等水有二尺該去土八尺矣應另作一等其濶狹亦如之然後計筭土方分工定宕而夫役均也堆土之法必令遠挑二十步外姚文灝所謂遠堆新北方希罕是也抑劉河重鎮離州七八十里有急呼應不能驟通儻卽用此土相沿河地形要害或五里一墩或十里一堡隨便築成亦一舉兩利之道然難言矣接挑之法土旣宜令遠堆儻河身廣濶登岸太高用力甚難是當爲接挑之法蓋每土一方計一千尺應一千六百挑凡人夫荷重妙在換肩交担其力少息乃可長用如從河底升岸從岸遠堆酌量其難易遠近用四人接挑如董

搏膏蟻運之說。每日置挑五人。行去土五百挑。計三日積一十五
工。約可去土一方矣。但置土之人。其力稍省。法當更番。以均勞逸。
避紆河之法。江在公塘灣一帶。作數折。由北趨南。二三十里。東西
相望。不過畧許。聞爲婁江故道。若濬二三十里。工力煩費。不若從
古道徑直開通。則河身直走。力省而工倍也。避漲沙之法。海口漲
沙方盛。猝難決去。如李尙書開白茆。因避漲沙。另開平陸五里。此
成法也。考工之法。則耿常熟立信樁樣。諸說是也。賞罰激勸之
法。定一河工比簿。酌量工次。分爲幾限。各伍有依限開完者。或卽
賜之酒食。或卽犒以銀錢。其有好頑惰工。卽行責治。至千百長比。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吳

工之法。卽以分數爲賞罰。如此則庶有懲勸。他若復淘河之夫。建
海口之閘。開高區之枝河。築低鄉之圍岸。此又善後事宜也。常熟志○

景仁按陳確庵議如算土堆土效工等
法悉師耿邑侯成說其同者不複載

萬厯王子西洋熊三拔誤水法本論其畧曰古先廸哲。作爲水器。
以利天下。或取諸江河。或取諸井。或取諸雨雪。藉以救災捍患。生
物養民。積久彌精。變化日新焉。嗟夫。深心實理。巧思圓機。誰令人
類得與於斯。斯亦造物之全能乎。學道餘晷。託筆爲書。儻當世名
賢體天心。立人命。經世務。憂時躉者。賜之藁采。因而裕民足國。或
亦遠臣矢心報効之一斑也。景仁按泰西水法六卷。採人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歐羅巴

人所著自步算諸書外此尤切於實用今觀其書立成器運圓機取水蓄水之法於恆蹊之外別有秘鑰以益農田則奇技而非淫巧矣其法通於勾股而用筆頗倣考工記詞旨極有深奧處思入匪夷事歸利用錄存大畧以待解人

用江河之水爲器一種記曰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治田之法旱則挈

江河之水入焉潦則挈田間之水出焉不有水之器不得水之用

三代而上僅有桔槔東漢以來盛資龍骨今作龍尾車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決渠焉累接而上可使

在山是不憂高田築爲堤塍而出之計日可盡是不憂潦歲與下田去大川數里數十里鑿渠引之無論水稍可以必濟卽黍稷菽

麥木棉蔬菜之屬悉可灌溉是不憂旱澆洽之功出水當五分之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畧

一今省十九焉是不憂疏鑿旱暵之年上源枯竭穿渠旁引多用此器下流之水可令復上是不憂漕也交纏相發可以一力轉二輪遞互連機可以一力轉數輪故用一人之力常得數人之功又

向所言風輿水能敗龍骨之車也在鶴膝斗板龍尾者無鶴膝無斗板器車水中環轉而已湍水疾風彌增其利故用風水之力而

常得人之功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竊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災可以半免歲入可以倍多財計可以倍足方於龍骨之類大畧勝之

龍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龍尾之物有六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由以下而上也牆者以束水也水所由上也圍者外體

也。所以爲固抱也。樞者所以爲利轉也。輪者所以受轉也。架者所以制高下。承樞而轉輪也。六物者具斯成器矣。或人焉。或水焉。風馬牛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用井泉之水爲器二種。記曰。玉衡車者。井泉汲水之器也。旣遠江河。必資井養。今爲此器。不施纆缶。非藉輓轆。無事桔槔。一人用之。可當數人。若以灌畦。約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植穀。家有一井。縱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數家共井。亦可無饑餓流亡之患。若資飲食。則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矣。且畧加幹運。其捷甚。抽故煙火會集之地。一井之上。尙可活一營民也。玉衡者。以衡整柱。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出。如釣突。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異

馬。玉衡之物有七。雙筩者。水所由代入也。雙提者。水所由代升也。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由續而不絕也。中筩者。壺水所由上也。盤者。中筩之水所由出也。衝軸者。所以挈雙提下上之也。架者。所以居庶物也。七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若欲爲專筩之車也。一則爲專筩專柱而入之中筩。如恆升之法。而架之。而升降之。其得水也。當玉衡之半。井狹則爲之。記曰。恆升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用如玉衡相似。而更速更易焉。以之灌畦。治田。最爲利益。若爲之複井。井之底爲竇而通之。以大井潛水。以小井爲筩而出。則無用筩也。若江河泉礮索水之處。過高。

龍尾之力有不能至。則用是車焉。挈水以升。架槽而灌之。或逆而建之。以當龍尾。恆升者。從下入而不出也。從上出而不息也。恆升之物。有四。箭者。水所由入也。所以束水而上也。提柱者。水所由恆升也。衡軸者。所以挈提上下之也。架者。所以居庶物也。四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若欲爲雙升之車。則雙箭焉。如玉衡之法。而架之。而升降之。此升則彼降。用力一而得水二也。是倍利於恆升也。尤宜於江河。用雨雪之水爲法。

一種。記曰。水庫者。積水之處也。天府金城。居高乘險。江河溪澗。境界路殊。鑿井百尋。盈車載緘。時逢亢旱。涓滴如珠。或乃絕徼孤懸。

壽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吳

恆須遠汲。長圍久困。人馬乏絕。若斯之類。臨渴爲謀。豈有及哉。計莫如恆儲雨雪之水。可以御窮。而人情狃近。未或先慮。及其已至。坐稿而已。亦有依山掘地。造作唐池。以爲早備。而彌旬不雨。已成龜坼。徒傷挈注之易窮。不悟滲漏之實多矣。西方諸國。依山爲城者。其入積水。有如積穀。穀防紅腐。水防漏洩。其爲計慮。亦畧同之。以故作爲水庫。率令家有三年之畜。雖遭大旱。遇強敵。莫我難焉。今以造作法著於篇。請先諭之。秦晉諸君子。水庫者。水池也。曰庫者。固之。其下使無受溲也。囂之。其上使無受損也。水庫之事。有九具者。庀其物也。齊所以爲之和也。齊與。劑同。鑿所以爲之容也。築所以

爲之地也。塗所以爲之固守也。蓋所以爲之羸覆也。注所以爲之積也。挹所以受其用也。修所以爲之彌縫其闕也。水法附餘。

高地作井未審泉源所在。其求之法有四。第一氣試。當夜水氣恆上騰。日出卽止。今欲知水脈安在。宜掘一地窖。於天明辨色時。人入窖以目切地。望地面有氣如煙騰騰上出者。水氣也。氣所出處。水脈在其下。第二盤試。宜掘地深三尺。用銅錫盃一具。清油微微遍擦之。窖底用木高一二寸以指盤。偃置之。盤上乾草蓋之。草上土蓋之。越一日開視。盤底有水欲滴者。其下則泉也。第三缶試。法近陶家之處。取瓶缶坯子一具。如前銅盤法用之。有水氣沁入瓶。

壽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缶者。其下泉也。無陶處以土甓代之。或用羊絨代之。羊絨者不受濕。得水氣必足見也。第四火試。法掘地如前。篝火其底。煙氣上升。蜿蜒曲折者。是水氣所滯。其下則泉也。直上者否。鑿井之法有。

五。第一擇地鑿井之處。山麓爲上。蒙泉所出。陰陽適宜。園林室屋所在。向陽之地次之。曠野又次之。山腰居陽則太熱。居陰則太寒。爲下。鑿泉者。察泉水有無。斟酌避就之。第二量淺深。井與江河地脈通貫。其水淺深尺度必等。今問鑿井。應深幾何。宜度天時旱澇。河水所至。酌量加深幾何。而爲之度。去江河遠者。不論第三避震。氣地中之脈。條理相通。有氣伏行焉。強而密理。中人者。九竅俱塞。

凡山鄉高亢之地多有之。澤國鮮焉。此地震所由也。故曰震氣凡
鑿井遇此。覺有氣颶颶。使人急起避之。俟洩盡。更鑿。欲候知氣盡
者。繩燈火下視之。火不滅。是氣盡也。第四察泉脈。凡掘井及泉。視
水所從來。而辨其土色。若赤堊。其水味惡黏土也。中爲甕爲瓦者
是。若散沙土。水味稍淡。若黑壤土。其水良。色黑稍黏也。若沙中帶
細石子者。其水最。第五澄水作井。底用木爲下。磚次之。石次之。鉛
爲上。旣作底。更加細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泰西水法
熊氏所制三車之製。皆以捷巧取水。水庫則爲積水。不漏之法。後
附作井。諸條。其可推驗。此似新奇。而實切於日用。飲食之質者也。
世有欲試行之者。詳考原書圖說。及注製造如式。運以精
思。當有成效。所謂巧者。述之。或亦軫恤民艱之一助乎。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至

國朝李文貞公光地

字晉卿

巡撫直隸時。飭興水利。牒日照得直隸九

府。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災祲。天行常數。雖太平屢豐之世。
不可以無豫備之道。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十之八。
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
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今歲春夏微旱。屢行通飭。凡州縣各
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若無
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景仁按徐光啟農
政全書。凡開井當
用數大盆貯清水。置各處。俟夜色明朗。觀所照星
何處最大而明。其地必有甘泉。此屢試屢驗者。若一縣開一萬
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

倉儲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與積穀備荒其利不止倍蓰什伯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爲政莫不以此爲先。只因近來守令但惜身謀。無能以民事爲家事者。故視此等議論邈若河漢。今直隸經濟河築隄蠲災釋漻之後。孚誠下洽。吏習民安。有所興利莫便此時。仰該道司府廳乘茲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宜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由該府及管河廳詳守道分司彙繳本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至

部院另檄飛發。立爲簡便之法。畫一遵行。至於此事原爲百姓籌謀。非如欽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履歷民間務要簡省。徒從隻馬單車勞問。父老詢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到彼時興修有應用官民力之處。另行詳請。限冬至前各府報齊。如遲慢不到者。該道府等詳揭爲此牌。仰該道司府廳官吏火速遵奉。毋

違。切問齋文鈔

陸氏會禹曰。凡用水而水不蓄。去水而水不流。豈特有害於農田。人民亦恐由此而喪命。此經濟名賢以仁智自任者。未有不急急。

於此也。凡水利之當去留。在郡縣者。郡縣任之。在數郡者。司道任之。有屬通省者。督撫任之。有關鄰省者。移會而分任之。必無不可爲之事矣。康濟錄

陸清獻公隴其

字稼書

知靈壽縣時。條陳時務曰。欲民之富。在於墾

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也。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今置而不問。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隨時修理。故不覺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猝辦。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竊思屢年以來。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宜通查所屬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澗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

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

民。以一時言之。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獎勵。此亦一策也。切問齋文鈔○景仁按朱子云。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若到賑濟時。成得甚事。論所濟之廣狹也。此更以所費之多寡論之。水利

費省而濟溥。自宜早爲講求。惟酒塞日久。興修不可無序。當如清獻公之言。

李氏中孚與布中丞書曰。請設督農管水之官。以大興水利。方今西安之所以大饑者。天旱而田不足於水故也。夫關中橫亘終南。以爲終始。山之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近山一帶。恆繞河泉。渭北雖復高仰。而涇洛漆沮。清河石川諸水。亦所在而是。故總西安而論。其可開渠引水者。不下十二三。兼以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四倍於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專精。其闕雖天雨不時。亦足補旱田之闕。而償其獲。卽不足補。而此一半享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不至流離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興力。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蓄

微而不足以興。有司又不畱心於興。是以上下交困。而無如何也。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爲早慮。況水利成。固關中數世之利。平是宜乘今秋布種之候。作速請設提督農田水利官一員。或恐設官勞費。卽請於本省司道中。擇精敏仁惠者。加以總管農田水利之權。使之專司各州縣官於承簿。或紳衿中。擇公正好義爲衆素所信服者。大縣四五人。小縣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權。使之相視督責。一切委以便宜。不從上制。而重其廩祿。優其禮貌。凡近河者。雖一二十里內。但可引水。皆須築隄開渠。無河者。須掘井。而灌按。萬厯間呂新吾撫山西。勸諭農民各於田中築井。有云一時之費。

雖多百年之利永賴。檄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時單騎親查。精神勤於鼓舞。一時穿井之風勃興。至今民享其利。除井深太費力者。不令枉費功力。其或牛種資糧不給。官爲措置。此法之行。州縣必多以難上欺者。卽不然。亦或苟且塞責。則此事之設。亦徒勞擾而煩費已矣。宜申明賞罰條格。預頒州縣。法立一半月間。各據數申報一冊。須一樣三本。一畱縣令。由州縣申提督官。提督官畱一而一以申院。以便他日按行賞罰。明公亦宜廣詢博訪。何處可開渠。何處宜井。灌皆著錄。置左右。以便對照。虛實省察。勤惰爲賞罰。張本。又不時差的當。忠誠人各處巡視。隨卽親臨。稍遠一二州縣。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以按行賞罰。稱職則掌管者重賞。牧令亦宜厚褒。否則掌其事者有重罰。卽牧令亦難辭其愆。如此則不必躬親徧臨。而各屬固畏法恐後矣。西北七府三邊。歲雖稍登。俗素侈不知積聚。今已虛耗。

宜與西安通興水利以防未然。

切問齋文鈔○景仁按西北水利與東南難易不同。施治亦異。茲載

徐孺東事及李文貞公牒。與此書具見。便概其南方水利。則刺直趙霖所論。與慕中丞各疏。俱得其要領。因文太長。摘錄以存大畧。慕鶴鳴漕督天顏布政江蘇時。疏河救荒議曰。竊惟三吳治水之功。惟使太湖之水。導入江海。而潮汐亦可上通。以時蓄洩。則旱潦

無虞。自三江堙塞。震澤記濫。以田爲壑。而蘇松常諸州縣。及浙西三郡。受患日深。上年水患瀰漫。四野流離疾苦。憲臺軫念民生。首

飭議浚劉河以通水利。又謂吳淞江出海處久成平陸。工繁未可輕議。以專力劉河爲急著。本司遵行蘇松二府確勘申覆在案。載考舊志。披閱新圖。按吳水之奔趨而東也。一自澱山。仰湖。從華亭之南。折而東北入海者。爲黃浦。一自吳江。長橋。歷長洲。崑山。青浦。嘉定。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者。爲吳淞江。一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注流上下。雉瀆。抵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江。由太倉歸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卽今劉河也。自吳淞入海處。沙壅菱叢。昔夏忠靖公引黃渡以西之水。北入劉河。是劉河一綫。爲淞婁二江之尾閘。合蘇松諸郡民命。攸關浚之。可一日緩哉。但在蘇

則亟望劉河之深廣。而崑太嘉爲尤切。在松則必圖吳淞之成渠。而上青爲尤近。兩府所議各就其切已者言之。未可爲全局通論也。本司規畫再三。目前救時之策。在急疏劉河將來遠大之謀。吳淞亦所必浚。蓋吳淞實太湖洩水中條。其故道較劉河更濶。地勢較劉河更直。故夏忠靖導吳淞入劉河。白茆以注江海。仍浚范家浜以接黃浦。周文襄立表開江。又修復劉港。崔撫院濬大盈。鑿夏駕兼浚蒲。匯新。涇。海。忠介專開吳淞。又別開白茆。總以太湖之水。源多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其下流海口。患於合而利於分耳。今兩工難並舉。莫若緩吳淞而先事劉河。然劉河之工。固自不小。而

吳淞亦不得次第並沒者。當日導淞水入劉河。有夏駕顧補鹽鐵新洋諸港浦。淞與婁相通。合諸港浦盡塞。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則劉河雖開。止洩震澤半面之流。而奔湧淞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再開蒲匯新涇虬江願浦。費力於支河。何如并力於吳淞乎。況從來以工役救荒。使貧民食力餬口。如范文正守郡。吳中大飢。發粟募民。諸工畢舉。以是民不遷流。荒政之施。莫此爲大。然所急惟在錢糧。災荒之後。杼軸其空。不得不請銷正賦。雖在災蠲紕餉之時。何敢輕言動帑。但有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功而後裕。

國計若惜一時之費。將來海口淀沙。劉河之涓流亦塞。必至水災洊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告一歲且蠲數十萬。今合兩工所需。約計十四萬金。較之一歲所蠲。未及其半。而田工無患。國賦常充。可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勞永逸。功在斯時。昔海忠介開吳淞。畱漕十萬石。以協濟贓罰等。不兩月而功成。敢請憲臺會題。於蘇松常康熙九年折漕銀內。畱四萬兩。以應劉河夫工。十年折漕銀內。再畱五萬兩。又浙省協濟五萬兩。以應吳淞夫工。仍比歸仁隄例。暫開援納捐助。補此正項錢糧。卽於是月擇吉起工。此皆憲臺爲萬年國脉百世民生起見。用敢

數陳伏乞採擇。

江南通志

又撫蘇時請浚孟河白茆河疏曰。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蘇松常鎮

課額尤冠於江南。凡國用所出盡藉農田。儻水旱失宜必致災祲。疊告此廣渠資漑之功斷不可緩也。今夏霖雨連綿。河流四溢。臣督司道府州縣各官設法宣洩。附近劉淞之太倉嘉定吳江婁上等州縣俱藉兩江出瀉。旋溢旋消。幸不重困。華亭並未告災。崑青災亦無幾。長洲無錫去兩江稍遠。東南之水不能驟消。西北諸流奔江無路。田禾湮沒甚多。宜興首當高深諸山下流。亦賴震澤轉洩。雖東南一面稍沾劉淞導引之益。然較長崑等處更遠。西北全無出水之路。故受災倍於他邑。若常熟武進江陰金壇等縣既與劉淞絕隔。惟藉大江滙歸。其如本地出水要口。在在滄塞。遂致積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奏

雨成壑。臣將江常二邑沿江一帶通潮小港。馬路築堰之處。暫行疏導出口。此不過救急一時。稍平水勢。旋即堵塞。非久遠之圖也。臣前疏請浚白茆港。孟瀆河。福山港。三丈浦。黃泗浦。申港。包港。安港。西港。七了等處。蓋既鑒上年之奇旱。預料今夏之大澇。從長籌畫。實非泛言。雖部議未允。然關切民事。豈容緩圖。臣再四區畫。擇其工易而費簡者。若七了一帶。業已勸民濬滌淤沙。通崇明之運道。福山港三丈浦。道縣各官詳據里民自願分段疏通。再如黃泗申包安西等港。另行設法興舉。惟常熟白茆港。係蘇常諸水東北出江第一要河。按震澤之水。北注洋澄巴城等湖。而江無諸邑。

接受宜溧諸山之水。又迴環而聚於華蕩尙湖等巨瀆。咸賴白茆
漕。歸入江。自明季失修。湮塞成陸。旱則潮汐不通。澇則宣洩無路。
若此港一通。不惟常熟水旱無虞。卽崑山長洲太倉無錫江陰無
不共沾其利。又武進之孟瀆河。係常鎮諸水歸江要道。凡高溧西
北諸水。競趨東南。則流注於宜興金壇。更轉瀉於丹陽武進。惟藉
孟河一口出江。今亦年久失修。河身壅積。武進以西。丹陽以東。宜
興金壇以北。諸水歸江阻道。於是水旱並災。人力難施矣。此兩河
者。蓄洩之利。等於劉淞。淤塞之形。亦不亞於劉淞。今劉淞疏通。蘇
松常資其益者甚鉅。白茆孟河淤塞。蘇松常被其害者亦復不小。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五

此臣身任地方。日夜籌畫。而不敢忽者。也是以分委道員察勘。茲
據副使劉鼎參議祖澤深。勘詳查白茆自常熟支塘起。迤東以至
海口。淤道四十三里。共長七千八百五十六丈。應濬深濶不等。計
人夫九十九萬四千工。并議修大牖一座。與築壩戽水等項。共需
五萬六千兩。孟河自武進奔牛鎮之萬緣橋起。至孟河北出江
淤道四十八里。共長八千五百三十三丈。應濬深淺不等。計人夫
八十四萬工。并建大牖一座。與築壩戽水等項。共需四萬八
千兩。兩河共需費十萬四千兩。據各該道請。照劉淞事例。先動正
帑濟工。不惟水利克修。現在望賑飢民。得赴工趁食。不設賑而民

已全活。寓賑於工。數善備焉。并請展事例。捐補還項。則正帑仍無虧損。敢懇

皇上俯念財賦重區。年來災患洊臻。小民困敝。允臣所請。先動正項。興修利農田。而全民命。以培萬年之邦本。儻部臣拘例惜費。不能急治。無論從前之蠲賑虧課。固不可勝計。萬一再遭水旱災。免之數倍。此工費

國課日損。民生日蹙矣。臣惟悉循劉淞舊例。再酌時宜。務期大工速於告竣。錢糧力圖樽節。確實報銷。不敢虛糜延緩。自干欺飾之咎。至於河身向來淤沙。報陞田糧爲數無多。容俟工竣。察明請豁。江南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本

通志○景仁按募中丞一議一疏於三吳水利。瞭如指掌。施功緩急。具有次第。文載江南通志。間有數語。通志中刪去。見於常昭志。而詞義切要者。悉據原文。參補其開河條約。與善後疏慮。周思遠。可爲法程。俱載邑志。並爲採錄。

又開河條約曰。開濬白茆孟河爲

國計民生籌利永久。兼以寓賑於工。凡應用夫工物料。俱動正帑現給募備。並非起撥民夫。派取行戶。卽鄰近分段協夫。止令其齊人赴工。按名給食。亦非白役差徭。如有不肖官吏。罔恤民瘼。縱蠹濫差。苛派婪索。及剋減工價。凌虐夫役。妄行私斂。藉端折乾。違例肆擾。通同冒免等弊。許被害人據實赴控。或本部院親臨察實。嚴加參處。爾赴工人亦須確遵條約。盡力畚鍤。不得偷安草率。冒工曠

役。察出并千重懲。一濬河。每段長短。當分難易。總以土方多寡。爲率。如淤塞平陸。則挑土用夫工多。而丈尺宜減。如現在通流有水二三尺三四尺不等者。則挖深開廣。用夫工少。而丈尺宜增。然通水處。須先行車戽。則所用之車夫工數。又應與濬夫通計。而論該道廳官親加勘丈。畫定丈尺。土方確數。分界樹標。築壩。責令應濬本段之州縣募夫開挑。照詳定濶深丈尺。務使一律深通。限內完竣。一築壩。如應開四段內。酌量相地。築壩二條。應開二段內。築壩一條。應開一段者。亦各築壩一條。所用椿木蘆草。斡杵人工。悉買辦雇募應用。工畢。將椿木充建牯築塘底椿之用。平陸之處。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全

卽畱宿土爲壩基。止須加椿。毋事斡杵。一募夫。當災荒後。飢民赴工就食。給每工銀四分。似必踴躍。但工甚鉅。民應募散雜。不得不議統領稽察。是以分段分縣募解。其間陰晴作輟。以一人做實工三十日。約該白茆需夫三萬四千人。孟河需夫二萬九千人。通計該縣區圖。責令分募。解夫到工。派認土方。每十名立一甲長。每十甲立一十長。督工官逐日點驗上工。其担箕繩索。鋤鋤。係農家所有之物。應令各夫自備。官役務加勞恤。毋許苛虐。如有逃逸。責成百長甲長募頂。一稽工。每土一方。用十人挑土。三人掘土。裝担一人爲炊。此定例也。挑土之人。接運息力。從卑至高。用力尤難。

較平坦處。接替稍近。但十四人力作。一日卽完一方之工。逐日驗派。不勝繁雜。莫若聽夫認方。或十餘人共認幾丈。循次挑完。或二人獨認幾方。彼自糾夥力作。分合多寡。悉從其便。總以土方之淨盡爲主。庶無惰曠之弊。驗到一夫。以三十工爲率。如已認之土未淨。有病逃者。扣應給工銀。令甲長另募完工。一編號凡一段中。每十丈編一字號。監一小布旗。書某字第幾號。再立一木牌。上書每縣應開河十丈核實土方幾百幾十幾方。係某都某圖募夫某某花名百長某人甲長某人。以備督查。卯時鳴鑼催集。照號赴工。至西方歇。非大風雨不停。管工官置簿。逐日記明陰晴。完工分籌濟編

少。另給工銀。不使偏枯。蓋岸有高低。土有厚薄。將除去空土。節省之。夫工以抵加深。工力諒無不數。而江南河水無上下急流。當時明無波。水面甚平。所釘信樁。卽以水面測其高低。更爲妥協。一車。厚淤道原有河形。低窪積水。必須厚乾。方可挑掘。而河身漸開。漸深。到底則多泉湧。遇雨又必盈科。應備車隨時轉厚。照給工食。每工四分。此車應借辦於近地。或幾圖合借一車。或一圖供用幾日。或於就近圖里借車。不近河圖里出夫。但不許借端擾民事。完給還毋致損壞。

一委員該道總理。責任攸重。而監督各工。應委總理府佐一員。逐段分管。管工官每段應委一員。一切錢糧散給。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三

造報。專責府佐。不得諉責微員。致滋剋減。各員果能實心任事。優加獎勵。如惰窳誤公。揭報嚴處。仍不許多帶衙役。生擾地方。一給銀。凡夫工動用錢糧。每工給銀四分。絲毫皆爲民命所關。毋容稍有短少。今委府佐官親自鑿開。驗明足色。足數包封。每五日一散。給須躬詣河干。唱名手領。不得假手胥役。任意扣剋。及攬和低潮散銀之法。以土方爲準。照所開一丈內。認定土方若干。分作幾次給發。而逐段挨日。以次分領。周而復始。不得擁擠於一日之內。致有遺失重冒。一監督。凡散糧募夫。償程恤役。辦料節用。察弊稽奸。悉惟道廳是任。興此大工。爲百年永利。務集衆益。方爲盡善。

地方紳廉儒碩必有留心經術造福桑梓者廣爲諮訪延致商確得練達者一二人經畫綱領而每段請通達紳士一人常居工所指示規式再選附近誠謹耆民四人往來河干稽察勤惰其有夫役偷安或以強凌弱甲長百長卽報耆士問明諭勉如恃頑生事轉聞於官責治以法耆民果能督催如式給匾獎勵仍批免雜泛差徭完工之日查明紳士之廉勤者以昭優禮一搭廠人夫輻輳風雨不時自難露處又不可借居民屋今動官銀備買竹木蘆簾於沿河處所苦蓋柵廠約一間可容二十人安置鍋竈及畚鍤之具日則炊爨聚食於內夜以草鋪棲宿其中不許攙越混雜仍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畝

將應搭間數報明查考工竣之日拆出物料各官點明收貯以備塘土之期不許竊失如違賠補至附近有空間廟宇可以駐足食息者該管官查明安插以省搭廠工費一堆土務要離岸數丈毋貪近積聚亦不得混堆有主田地此必委官公同儒耆逐號指畫界限違者扑責至河底淤泥須察視挑淨或兩圖人夫分挑之處必稍畱隄畛及工完亦必共相劃平勿致阻碍一恤夫應募人夫宜總計土方給銀使同力合作必挑足其數各自買勇而前河心土實比兩邊步擔稍遠又當底淖泥比面上乾土加重須將中心兩邊配搭派認庶勞逸適均勿致偏枯一開壩工完撤壩

最宜慎重。務於未開之先。在壩基下流挖深數尺。寬廣丈餘。然後挑去壩土。緩啟椿木。多人入夫。預雇船隻。將水面之壩土盡力起掘。就便傾入船內。更番運去。及至水湧。尚存根底一二尺。難於水底撈掘。則乘船用耨扒泥。平於先挖深數尺之內。使得一律深通。蓋壩址未淨。每致從此淤塞。深爲後患。不可不加詳也。一建閘

通江出口之處。相近里許。建造石閘。以資蓄洩。防旱澇。如閘座不久。又煩加修。皆因底椿不密。築塘不固。重費工料。今先相度形勢。議定基址。酌定規式。確估工料。星速採辦。俟河工將竣。卽行興造。屆之內。外。須修築石塘數丈。以護閘身。至於出海江之處。河流應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奎

否紆迴。以防怒潮。議安詳行。一豁糧。河身久淤。墾闢爲田者。須查明有無陞科原委。卽與題豁田糧。但亦有未科者。雖不必深求往弊。然應杜其冒免別田之賦。今於丈量濬河之先。大張告示。聽民據實報明。應濬每段河內。占廢業主某戶某號田地若干。原於某年陞徵何則。在何都何圖。辦糧若干。卽行該縣確查案卷。逐一彙造清冊。具結呈報。於河工完日。隨疏請免。不得勒措需索。常熟志又善後疏曰。水利當圖永遠。歲修專重責成。竊惟江南澤國。財賦皆出於田畝。而小民耕鑿所資。惟恃水利之蓄洩。往時江南治水名臣。如夏原吉。周忱。海瑞諸人。遺謨多可師法。而成迹無。至今存

者其故維何。蓋由繼之者不能循行修理。埋廢於浮沙。漸積耳。康熙十年間。臣任江蘇布政使。請將吳淞劉河開濬。經前撫臣馬祐題准興工。臣與原任蘇常道參議韓佐周分董其役。不數月而工完。迄今十載。洋洋可觀。近此兩江州縣旱潦無虞。卽康熙十八年之大旱。十九年之大水。華萁上等縣未報災傷。崑青等邑災亦甚少。康熙十九年間。臣將白茆孟瀆。請開濬荷蒙

俞允。臣委蘇松糧道副使劉鼎督開白茆。蘇常守道參議祖澤深督開孟瀆。兩河之工。俱經報竣。咨部在案。康熙二十年七月至十月。赤旱。滴雨不施。而河流洋溢。堪供桔槔灌漑。蘇常等屬十餘州縣。皆得秋收。而松屬更不待言矣。此吳淞劉河白茆孟瀆。爲蘇松常鎮之四大幹河。咸荷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矣

皇上軫念民艱。發帑疏浚。旣成巨川。再得貫流支港。從此四郡民生。沾茲水利。無日不頌。

皇仁於無疆矣。顧此河流。吞潮吐汐。全賴石閘。以爲消息。盈虛查吳淞所建一閘。因石底罅漏。臣於十五年閒重修。今屹峙江口。可保百年。劉河所建一閘。臣亦加築護塘。整葺閘座。現在工尙未竣。而估計已有成數。均未再費公帑也。至孟瀆新建之閘。守道祖澤深殫力經營。并孟河城關俱行修築堅固。總在河工闢工原估夫料數。

內節縮相濟。亦不過浮業經完工。成績可恃矣。而白茆濬工既竣之後。正值農忙。旋屆秋收。冰凍其閘。工因舊增修。應待春和之日。仍當責令糧道劉鼎一手告成。而劉鼎先理挑浚之役。躬親勞瘁。繼此開塘之工。自期堅久。惟是支塘以西。至新市十二里內。原舊河身比新開之河稍狹而淺。雖目前已自通流。然應加撈濬深廣。方爲永遠。此工不在原估之內。臣前疏亦經聲明。酌用民力開挑。所當仍議鄰邑稍爲協濟。於農隙時。亟爲分段疏刷。與新河一律深通者也。江南水利既已大興。善後之圖。不宜窳惰。其要在撈淺之勤工。修閘之時。舉耳。渾潮注入。必有浮沙淀漬。日增一簍。歲積尺餘矣。故撈淺之工。宜勤也。波濤衝擊。雖堅亦必漸損。小隙易補。大漏難填矣。故修閘之舉。以時也。而責成之法。應專任蘇松常道官。每歲秋冬之際。將此四河躬行巡視。某段淤淺。某岸坍塌。某閘迸縫。某塘裂缺。卽時估計疏築。其應用人工。莫若多設閘。天平日止。司啟閉。用工則助畚鍤。又於出口之處。預設淺船。以備撈沙之用。可不勞於民力。而閘夫工食。向原議在存留役食內節省充之。邇年盡裁。艱於設處。今已復給。自可酌議通融敷用。亦不煩另費公帑也。至於修閘需用匠料。在司道府縣官捐給。亦非難事。該道於歲終。將所修所濬實工。造冊呈明撫臣達部。若無坍塌。亦取地

方官印結。以為考成。如或惰誤。聽撫臣以溺職糾參。則稽察嚴而功效不爽。並將支塘新市未竟河段。刻日補濬。務期深濶。則千百年之利益矣。臣在任時。加察理竊恐將來未有專責。故敢於去任之日。并行瀆奏。伏乞

睿鑒 申飭施行。常熟志

魏巡道觀開河事宜。一請逐段開浚也。河工刻期竣事。但恐雨暘不時。一有小雨。積水又須屛出。若大雨頻來。且虞不克終局。如全河起工。東西並舉。其開苟有一二處。或十數處。不如式。雖完工者。亦須待候。殊為不便。請將長河分作三大段。先聚夫工。開一段。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奕

於上旬內割絕。再前開第二段。於中旬內割絕。即有所阻。而告成者。已三之二。後日但開此段可也。況先成之段。即可容水。其未挑者。將水瀉入。謂之翻水捲簾。則水不必再屛。雨過即挑。自不患其中止。且食宿二廠之席木器皿。即可移置後段。不煩再辦。一預期算方定段也。打水平。然後可下信樁。樣樁。而應開之丈尺。亦定。請將全河深淺不同處。逐一測探。寬亦如之。不妨多分段落。總以滿百方為一段。不可以滿百丈為一段。庶不致有難易不均。勞逸偏枯之病。常昭志○景仁按濬築事宜。莫善於耿邑侯所著各條。補前賢所未及。茲論逐段開浚之法。本陳議而意較暢。爰節錄之。

景仁謹按言水利者自黃河江淮以及運河莫不有順導周

防之制工繁而費鉅矣。至農田水利所在多有。其關乎民生國計未可以切近忽之也。地官以蓄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康成注云。蓄畜流水之陂也。防。蓄旁隄也。遂。田首受水溝也。列。田之畦畷。澮。田尾去水大溝。說者謂溝遂列皆所以用水之利。澮所以除水害。竊以爲稻人掌稼下地而講水利特詳。知治水以治田。後代陂隄之設。塘浦之浚。實昉於是。自阡陌開而溝澮廢。賢能之士各出其才智。以經畫於一方。引源醜渠。時其蓄洩。導其尾閘。

以防旱潦。水利與農功相表裏。尙矣。齊管仲置水官。通溝瀆。修障防。使水不害而旱有穫。楚令尹孫叔敖作芍陂以溉田。彼霸佐所設施。曷嘗不本於官禮哉。嗣後漳水知用。則瀉鹵生稻。梁雙江繞城。則平疇爲陸海。大抵師其遺意。漢初京師列郡。各立官以掌水事之政令。其後循吏穿渠築陂。廣溉田禾。厥績懋焉。晉唐以還。畱心水利。代不乏人。宋于諸路專設官以掌水利。并飭守令以時浚導。元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明初詔各處開壩陂池。引河水以灌田畝。務整理疏濬。又諭各因其地勢以治之。毋妄興工役以勞民。歷代資水利農。

名臣盡心擘畫化瘠土爲上腴者。史不絕書。

國朝府修事。和首以康功田功爲重。尤於水利加之意焉。乾隆

二年。

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爲本。而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使蓋藏充裕。緩急有資。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民事。務籌畫於平時。斯蓄洩得宜。潦則有疏導之方。旱則資灌溉之利。非諉之天時。豐歉之適然。而以臨事賑恤爲塞責也。該督撫有司。務體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賴爲先圖。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應行修舉者。卽行修舉。或勸導百姓自爲經理。如工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程重大。應用帑項者。卽行奏聞。妥協辦理等因。欽此。

聖有謨訓。恍然於萬世養民之至計。在修舉水利也。豈限於地之南北哉。夫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環江帶湖。縱爲浦。橫爲塘。其支流所在。爲港爲涇。爲蕩爲浜。爲瀆爲澮。爲漕。隨地異名。堰以瀦之。壩以壅之。隄以束之。圩以衛之。閘以時而啟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漑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獲有秋。而東南財賦甲於天下也。若乃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難於南土矣。然亦非不可行也。近山者闢泉吐溜。濱河者穿渠引流。導

之灌田。以殺水勢。其淀之低窪者。堪以蓄水。稍高者。如南方築圩之法。皆可隨時宣洩。至平衍處。勸民鑿井。足資浸灌。此西北水利行之未嘗無成效也。大抵東南地平。而土面堅實。故水之消長也徐。而致溢也緩。西北山多。而土性鬆浮。故水之盈涸也驟。而致淤也速。水性殊而難易別。議者謂淮北之水治其決。江南之水治其淤。亦祇言其大畧。其實隨地制宜。或淪之而使通。或渟之而使滙。或滌之而使暢。或障之而使迴。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行水卽以利爲本。因乎地。乘乎時。仍行所無事已矣。且夫除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無其法不能成。尤非其人莫能任也。雍正五年。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主

論

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舉行也。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卽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松江府。同知諸悉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

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力踏勘詳加酌議具奏凡建立廂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膏澤之益其一應工費俱動用庫帑支給等因欽此仰見

聖神廣運燭照無遺興水利而不得其人則工非實用帑盡虛糜利未興而弊滋甚耳是以選賢擇能莫要於總理之大員而承辦各員亦必量材器使庶幾窪地無沮洳之患石田有膏澤之沾矣抑思患豫防者未雨之綢繆無患不忘備患也遇災而懼者涉川之惕厲毋災所由遽災也順治十一年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諭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爲災民生重困皆因失修水利致誤農功該督撫責成地方官悉心講求疏通水利以時蓄洩水旱無虞民安樂利欽此康熙二十三年

諭吏部尚書伊桑阿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爾同工部尚書薩本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等因欽此雍正五年奉

旨著江南總督范時繹確查被水之處加恩賑恤並將應行疏濬之

水道相度修治使積水暢流不爲民害欽此詳繹

德音藹然惻然患未來而殫先幾之籌策災已告而又殷臨事之防

維

俯念國家糧賦尤萃於東南東南民命實懸於水利凡浦港之濬與夫隄埭廂洞之修禦潦卽以禦旱宜高亦復宜低固爲千萬生靈久遠計而不容緩者也惟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獨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卽尋常易辦之工往往再三推諉見小利惜小費以招大害者多矣汚泥積而植菱蘆雖闕水道不惜也浮沙漲而種稻菽雖占河身不顧也力惡其出於身雖挑撮土不甘也貨欲其藏於己雖挹涓流不願也以愚民畏難苟安之情而勤以不得已之役此在當路者善爲規畫處置以要其事之必成而非可勉強謀其事之經久而惟懷永圖也雍正五年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論自古治水之法惟在順其勢而利導之但恐徑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間旣已蓋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顧其私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開濬河道則因循規避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致遷就紆回別開溝洫苟且從事此治水之通弊也今江南興修水利若水勢必由之路有礙墳墓卽

於興修水利錢糧內動支銀兩給與本人令其改葬俾小民既有營葬之資而河工亦收利導之益等因欽此又

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諭勸導令其鼓舞從事不得繩之以法如地方官關係考成督課嚴急該管官卽據實奏聞欽此又奉

旨據范時繹奏稱太倉州鎮洋縣士民僉稱境內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浚七浦一河願照依舊例業主給食佃農出力等語朕思君民原屬一體民間之生計卽國計也儻遇國用不足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今國家財用充足朕爲地方畫萬世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著將范時繹所奏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公帑辦理並將朕旨徧行曉諭州縣士民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茂歲疏濬俾地方永受其益等因欽此仰見

聖人體恤之周而思慮之遠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而工旣告成善後之圖尤不可忽焉古者設有撩淺卒我

朝議立犁船混江龍以刷積沙皆以善其後也誠令水道開通後責成牧令歲時巡省設法籌費勸諭居民撈淺修牖小滯必疏則免於大窒矣小損必補則免於大漏矣無廢前勞而可圖永利者又在於此夫河渠有書溝洫有志水道之繫於

農功乃以人事救天事之窮。而溥利於數百年者也。載稽往牘。凡前賢水利事蹟。與夫議論所及。條約所垂。並加輯錄。以備採擇。而見諸施行焉。

皇上念切民依。紹

列聖之詒謨。厘三農之碩畫。直省偶遇水災。疊荷

渥恩。發帑賑恤。蠲緩兼施。復

命官大興水利。誠爲黎元計長久也。地方大吏躬親履勘。妥議章程。有司實力奉行。悉心經理。凡洩水之處。治下流之填淤。戒

治上游之衝決。費有不敷。籌款以應。工難並起。擇要而施。戒

籌濟編

卷二十八

修水利

七

蟻穴之潰隄。慎微於蚤。監道謀於築室。惟斷乃成。禁胥吏之侵漁。絕權豪之阻抑。別派分支之曲達。旱乾水溢之無虞。百廢具修。節宣攸賴。一勞永逸。保衛咸周。於以阜民生。裕

國計。以稱

詔旨。不其懿歟。



